



逸語卷之六

曹庭棟輯并註

賢君第十一

人君為治必需佐理之臣則用人其先務也此

一篇論用人凡一十四章

子曰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

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上猶賢君重

言之者所以深致意也擇分辦也左右輔弼

之臣始者先務也佚勞之反也○程子曰一

人不可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

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

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華陽范氏曰。明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

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齊景人故勞心而敗事○此章見大戴記○

公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則百

僚各得其宜而善惡分晏子齊大夫名嬰字平仲善惡指百僚言

不分者善惡相混也審擇詳慎以擇之也蓋

左右者君之耳目左右善則凡用人各得其

當而善惡自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

無相混矣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誠信

也謂誠如晏子審擇左右之言也由因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

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

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

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

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

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子曰參女

必無偏陂之失○此章見晏子○

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參所金切女音汝陶音遙下席

不下席者不身親其事言舜左右得人則可

以分任眾職故無為而天下治也○華陽范

氏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

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

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

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愚按聖人獨呼曾子而

告之者蓋以曾子之學專務求己至於治天

下則非一己之勞所能勝故復引舜之得人

以證之而為治之道可知矣論語一貫之傳

內聖之學也此不勞之言外王之道也兼內

德吾

聖外王而可得共聞者。聖門顏子之外。○子宜其獨在曾子與。○此章見尚書大傳。

曰。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

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扶。夫音

清微其身者。靜穆精淡。不見有為之迹也。耳

審曰聽。目察曰觀。百福成功之及於世者。神

明指聽觀言。宗主皆倚賴之意。言舉賢固百

福所賴以致。而已聽觀之神明亦賴以得。周

乎天下也。○邵子曰。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

目。其目無所不觀矣。能用天下之耳。為己之

耳。其耳無所不聽矣。○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治去聲。○名善聲也。選舉備其法。故盡知

天下之實者。實行聞名。而又考行也。因就也。

如是則初無推賢下士之迹。而天下已得人

禮之至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

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說音悅。○既授

天下之祿。明非朝廷私惠也。富天下之士。明

非汗好一人也。如是則不費行賞。而士心鼓

舞。所謂賞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名譽名之宣布於

譽言其廣。承上文言士之有名。而有實者。爵

祿之如此。則天下之民亦有所觀感。而名譽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微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

健無取詀無取口啍健貪也詀亂也口啍誕

也詀音含啍他登切○健謂多言也口銜物者口為諄切之言而不吐也啍諄切之意口啍欲故曰貪言隱者必多詐故曰亂言僞者必多

多浮故曰誕觀人者察之於言語之間故弓尤為易辨知所無取即可以知所取矣

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

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

豺狼也不可以身忝也有古通又知去聲忝即爾字古通邇○調

和勁強也服習熟也信慤以德言知能以才

言豺狼惡獸忝近也此申言取人不可不慎也蓋士而無德猶未為大惡無德而才

其惑人也必易其害人也必淡夫子復恐哀公之悞於所取故危其辭以儆之○華陽范

氏曰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

所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此子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

章見荀子○子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

不過於能。

承遵奉也。天即理也。言聖王之處事不斷以己意往而遵奉夫理之

一定也。理在事。故曰往。不過於能者。量能以授爵祿。乃所謂往承天定也。此言聖王用人

之始。爵祿不濫如此。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

賞。功敗者罰。物猶事也。宜者。職分所當然。功成謂得其宜。功敗謂失其宜。此

言既用之後。賞罰必明如此。此章見聖王之爵祿賞罰皆因人以付。各得其平。故己無容

心。人亦不能徼幸也。○此章見樂緯。○子路問治國。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尊賤猶好惡。子路泛問治國

肖者。乃為治之要也。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

其亾何也。行音杭。下同。○范中行氏。晉六卿之二。按范氏。昭子吉射也。自士會

食采於范。因以邑為氏。中行氏。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因以官為氏。晉世家云。晉

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子路所謂亾者。當即此事。

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

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

其賤己而讎之。怨讎並前。范中行氏雖欲無

亾得乎。去上聲。○不用。不去。謂其寡斷。並前者。並至於前也。蓋賢者不用。尊之而

無益。不肖不去。賤之而反害其亾。固宜。聖人雖就范中行氏言之。已足為治國者之明戒

矣。○元城劉氏曰。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

循積累。故其害遂至於亾國。○此章見說苑。○齊桓公使管仲治

龜吾 卷六 五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

能制親。桓公齊君。名小白。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此蓋管仲初見桓公之言也。謂國

非草野新進所能治。必既貴且富。君又親信之。而後可耳。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言才如管仲。誠足以有為。然使不貴不富不親。則才亦無所施矣。此夫子美桓公之能尊

禮。管仲用之。克盡其才。故足以致霸也。○此章見說苑。○齊景公問孔

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辟音僻。下同。○

穆公秦君。名任好。處辟者。謂其國在西偏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

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

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

可也。其霸小矣。羖公虎切。纍力追切。繼息列

國。指霸言。行中正。謂為事得其要。指舉五羖

言身親也。五羖百里奚。言穆公親舉之。而爵

以大夫之尊也。纍繼囚繫也。三日。語之詳。授

以政。信任之決也。言其用賢不疑如此。故即

此一端取之。雖王天下不難矣。霸則猶其小

效耳。按秦本紀。百里奚。虞大夫。晉滅虞。以奚

為秦穆公夫人媵。奚。秦走宛。楚鄙人執之。

穆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

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

大夫。○此章見史記。

○衛出公使人問孔

子曰。寡人任人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

失人。何故。復扶又切。○出公衛君。名輒。按史

記。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衛君

輒欲得孔子為政。此疑孔子尚在楚。故使人來問。任用也。大小謂爵之崇卑。觀者觀其行。察者察其言。失人謂觀察。子曰。如君之言。此由己。猶未免用非其人也。即所以失之也。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謂如自為觀察之言。則必不能周詳。所以失者。正在此也。才者。士之才。官之所以任之也。自任。猶自用。復引舜之臣堯與堯之從舜者。以明用人之不可自任耳目。如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謂君

出公。付。託也。言由堯之從舜。觀之。君誠託其所可託之人。則不必自為觀察。而賢才不致遺棄矣。愚按。出公所謂自觀察者。恐其悞用不肖。夫子所謂付可付者。欲其盡得賢才。蓋不特勞逸有不同。其用心之厚薄亦大異矣。○涑水司馬氏曰。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其才行而後用之。○子貢曰。所遺不亦多乎。○此章見孔叢子。

明主任人。不失其能。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

侯。則使聖人。難。去聲。○能。才也。不失其能者。不枉其才也。使。猶用也。仁者無

欲。故可使臨財分利。勇者不懼。故可使涉患犯難。賢以智言。智者多謀。故可使用智圖國。聖者兼仁勇智者也。故可使正天下。定諸侯。蓋常人則有能有不能。聖人則可大受而不

可小知惟明主有知人之明故用之各當如
此○龜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
知人也○此章見吳越春秋 ○哀公問曰

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

而國愈亂其故何也莫衆而迷者事不謀於衆人而迷惑也舉猶為

也慮謀也亂者事失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

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

臣直議於下此明朝廷之上無所顧忌然後能慮之詳而不至於亂也言明

主有問於羣臣有一知者即有一不知者無

所顧忌故不為強同也惟其如是明主舉事

於上而羣臣之有知有不知者無不直言今

詳議於下所以事得其當而國不亂耳

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

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軌古

○軌車轍迹同軌謂同遵一轍也言今魯之

羣臣皆同遵乎季孫之意而無有異辭蓋是

非斷自季孫合魯國之人盡變為一矣即境

內之百姓亦莫敢直議君雖問之其能免於

亂哉○元城劉氏曰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

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

人主之職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

黨更相比周以蔽人主之聰明則惡日滋而

小人道長此易卦之所以 ○冉有為季氏將

為否也○此章見韓非子 ○冉有為季氏將

師與齊戰於郎克之為將並去聲○將帥也

哀公十一年事左傳曰師及齊師戰於郊此

日戰於郎按郎為魯近邑檀弓亦作戰於郎

傳曰戰於郊者疑即郎之郊耳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康子魯大夫名肥性冉有曰學之

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按世家季桓子卒遺

言謂康子曰必名孔子公之魚止之乃名冉有

子貢送之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故冉有曰

學之於孔子蓋借以發康子之問耳康子非

不知孔子而曰何如人者謂孔子於軍旅之

事較之於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

人何如也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

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

利也用信任也有名謂聲譽顯著也播者播

無憾者有名即有實播之質之而無所歎也

至及也此道指軍旅累積也社土神二十五

家為里里各立社言用孔子則有名而無憾

如此若求其及於軍旅之事雖使積千社以

為封夫子視之不以為利然則夫子之所以

何如人者不在軍旅可知矣愚謂名者人之

所欲故冉有言有名所以動康子之慕又康

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

人固之則可矣

固者錮蔽也冉有亦因公之

子曰人主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事若以小人

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者彼以為害己而

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者彼以為助己而

欲親之且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小為俯仰

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哉○此章見史記

王者第十二

此篇論禮樂刑政之事凡二十二章

子曰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云濟

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辟音璧受命者受

天之命而為天子祭天天子之禮王事猶云

王政必祭天而後行政者此指常禮而言也

詩大雅棫樸之篇濟濟容貌之美辟王文王

也奉進也璋璋瓚酌鬱鬯以禮神之器左右

奉者趣事之誠也此文王宗廟之祭詩人咏

歌其德之感人如此郊即祭天祭於郊故曰

郊文王雖無其位不得行郊之禮然當時人

心已歸向之故夫子引詩言以為此即文王

之郊蓋感人即所以格天深美文王○曾子問

王之德之盛也○此章見詩緯

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也適嫡同長上聲

見公羊傳立謂建儲子曰以言為賢不肖不

也適者適夫人之子

可知也夫子謂立長之義以言人之為賢為

也故同為適子立之以齒所以杜爭端耳○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

者出於無為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

虎通

見白

○定公問曰書云維高宗報上甲微何

謂也此逸書也高宗商王武丁報酬也謂祭

世而至湯二十四世而至武丁天子七廟武

丁祭及上甲微不在七廟之內故定公疑而

問孔子對曰親盡廟毀有功不及祖有德不

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

功德也親盡謂五世親盡親盡則廟毀公羊

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也有功

逸言

卷六

十一

為祖有德為宗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上甲微
 雖有功德不及祖之宗之矣秋祭曰嘗時祭
 之名也大嘗長樂陳氏祭統註曰天子秋嘗
 以享先王謂之大嘗昭著也言不沒其功德
 故報祭之也愚按天子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乃合先祖之親疏遠近而祭之則武丁之報
 祭當不獨在上甲微耳至云每歲大嘗而報
 祭是又不同於禘與禘矣春秋外傳曰上甲
 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公曰先君僖公功德
 焉然其詳亦未可考

前列可與於報乎與去聲○僖公名申至定
 公已六傳矣諸侯五廟則
 祭所不及也前舊也猶久也列陳也猶著也
 言僖公功德久著報祭之禮亦可與否乎

孔子曰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有矣
 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此指帝王以下謂諸侯
 也未之知猶云未之聞

謂諸侯無有行此禮者○愚按定公不忌先
 人之功德欲援隆禮以慰私情意亦良厚然
 而分固有所限也故夫子答之者第明行此
 禮之有無亦不復論其與於報之可否辭以
 婉而益決矣○**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
 此章見孔叢子

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

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之往也諡者行

志曰古無諡諡起於周人南郊告諡五經通
 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
 諡之會其葬而諡如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
 使叔服來會葬蓋會葬而賜以諡耳何猶云

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

當受諡於君也長上聲○夫子答也誅者累
 舉其德行以定諡自下議上

不順以尊臨卑則公故幼賤不得誅其長者
 貴者即諸侯相誅亦為非禮誅既如此諡即
 可知所以會其葬而諡者臣當受諡於君也
 若夫天子之諡必告天而以天臨之者其義
 亦猶是耳按此一節亦見卿大夫老歸死有
 記曾子問篇而詳畧互異

諡何。曾子問也。老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
歸謂致仕也。

大夫歸無故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別彼列切。夫子答

也。尊則有諡卑則無諡。故言別尊卑。記曰。聞其諡知其行。故言彰有德無故者以老而歸。非由罷斥其有德可知。歸而猶有祿位。其尊可知。謂如是諡所以宜有也。

夫人無諡者何。夫音扶。曾子無爵故無諡。夫子答以官爵人必隨其德無爵則無德矣故無諡也。記曰。生無爵死無諡。程子曰。刑罰雖嚴

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聖君賢相莫
 不持此以勵世風也。○季桓子問曰書曰茲
 ○此章見白虎通

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與

聲○書商書盤庚篇此盤庚告諭羣臣之辭
 也。大享天子祭宗廟也。與享謂配食於廟。桓
 子之問謂人臣何以得此也。

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

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

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大功非常之功。殊別也。績亦功

也。勸鼓舞之意。忠盡心勤盡力謂死必祀廟所以分別有功之臣亦以鼓舞羣臣之各盡心力也。厲激厲猶勸也。世臣勳舊之臣稱言也。謂盤庚特舉此禮以鼓舞其世臣故有是

言桓子曰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

言諸侯之臣苟有大功亦可配食於廟如天子之臣乎。子曰勞能定國。

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難去聲食

音嗣。○勞能定國非小勞也。功加於民非小功也。難國難大臣死難非小難也。公廟猶云先公之廟當時侯國固不行此禮然有臣如是雖配食於先公之廟亦無不可。蓋必如是而後可正所以。

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子曰生

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潮音

位次主所陳設之次第列亦位也。言生而有爵則尊卑已有定列死則隨其爵以為位。朝與廟其序次同也。○愚按此章夫子答桓子之意蓋謂祀廟之典王者原未嘗濫予為臣

者亦不得濫邀至於尊卑之序生死不殊皆所以抑強臣僭亂之心而使知所遵守爾。○此章見

孔子見○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

貢問於夫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來聘上堂

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子曰其有方矣。吾將問

焉。上時掌切下同。○此晏子為齊使來聘也。堂廟中之堂古者聘問相見必於廟重其事也。曲禮曰堂上不趨言堂上地迫不必趨以明敬。又曰授立不跪言不便於受者。晏子

今來聘魯所行不合於禮故子貢疑之也。方宜也。聖人言晏子所以趨而跪者必有所宜未可意為擬議也。按春秋書齊聘魯者五而

晏子聘魯不書猶鄉黨記孔子使擯執圭而實事亦不載春秋集註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

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

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

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雙峯饒氏曰據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所據而云此必夫子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然則晏子之聘與孔子之擯聘同為春秋所軼可知矣
晏子見子問

之對曰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

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

子曰善禮中更有禮見賢遍切○行一行二謂舉步之節次幣帛也

聘必兼用玉帛也言臣之於君尊卑殊等自當視其遲速高下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夫子

所以聞而善之禮中更賜寡使也何足以識

也禮謂其變通得宜也使去聲○此夫子既出之後而曉

變通之宜也○此章見韓詩外傳○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

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簫韶見書益稷篇蔡氏註曰舜樂之

總名遺畱傳也溫者徐而不迫潤者清而不濁和者樂器咸備衆音相合而高下適均也

南風爾雅謂之凱風蓋風之和者言和聲足以感人如和風之足以動物也風俗通義云

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愚按韶為樂名簫韶云者疑舜制簫入樂舉其器以冠樂之名

耳故孔氏書疏云簫韶言其細樂之備蓋亦指簫為樂器也○程子曰樂隨風氣至韶則

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則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所以韶

為極備○此章見樂緯○子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也

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

人必從八能之士。

娛牛劬切。○娛謂悅耳也。觀審辨之意得失指政言。

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之類是也。效驗也。取備猶求全從順也。八能者易通卦驗曰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五德蓋言各順其所能而司之則專精其能乃可審樂以知政而得失有所鑒戒也。○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

此章見樂緯。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於如字。○此虞書益

稷之篇夔人名舜典樂之官蔡氏註曰重擊日擊輕擊日拊石磬也庶尹衆百官之長允諧者信皆和諧也。

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

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

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

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不曰樂之化物而曰善政之化物蓋樂與

政相通聖人推原其故而言耳功者政之驗也樂正典樂官名治理者治平政以致功也謂樂以象功夔之擊拊實能盡傳其所以致功之由故百獸率舞也。 公曰然

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莫尚猶言莫加哀公疑政之本專在樂也。

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

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夫音扶長上聲。○衆

官之長謂庶尹熙熙謂允諧言庶尹既皆允諧則百度舉而無廢政然後達之於樂而得其和耳蓋樂非政之本而政固為樂之本矣。○此章見孔叢子。 ○子曰古之

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

是以繁也。省所梗切。刑者指用刑之人。省猶簡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有禮則民有所遵守而守而不犯法。故刑省。無禮則民無所遵守而易於犯法。故刑繁。○朱子論語注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愚按：禮非德不立，亦非德不行。故曰：古者有禮，其必有德。可知。曰：今也反是，非盡廢禮也。特無德則禮亦具文，猶之無禮耳。此聖人深慨古。○子曰：今之所以異也。○此章見尚書大傳。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救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

善謂情有可原者。過差失也。言

國法所在，不得概從其寬。凡罪之小者，必原其情。本非惡而後赦其過焉。有如罪應死者，使降其等而生之。當亦原其情之非惡也。是故身受者感聞風者服。上下相親而無有離心矣。○朱子曰：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知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情，則不可無也。○此章見大戴記。

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幼不肖、無告。

貧窮如饑荒竊盜之類。故不可不察。哀矜憐之意，不肖至愚之人，無告謂凡此數者皆有情而

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幼而不能自達者也。

受刑，謂之剋。

悖音字。七十曰老。人生十年曰幼。悖亂也。剋刻也。承上文而

獨舉老幼者，蓋老幼之外，雖有當察當哀之人，而猶可加之。以刑若老幼，則又在常法之

龜吾

卷六

七

外者也。記曰：悼與毫，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

雖有罪不加刑焉。小謂之枳。率音律。枳木名，似橘，有刺，能傷人者。

此總言上文無告之民，苟不能原情以赦其過，則違其察之哀之之初心矣。若更計過以

小則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書

傷益甚。篇引之明，所以當赦過之意，不辜無罪也。不

經，非常法也。言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俱

非，然與其枉殺無罪，寧失於非常法而妄免

有罪也。○愚按書曰：罪疑惟輕，又曰：五刑之

疑有赦，亦謂刑在所疑，則當屈法以伸恩而

不可執法，非謂概從其赦耳。故上章言法之

嚴，此章言法之寬，合而觀之，可以得

用刑之道矣。○此章見尚書大傳。○子曰：

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

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

臣會焉。聽察也，謂察其獄也。求所以殺者，求

情無可原，乃治之以法，又必君與臣意議相

合而後殺焉。蓋重民之命，不敢斷以獨也。○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

獄，緩死最其大者也。○哀公問曰：春秋之記

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為記此？

見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孔子對曰：此言可以

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

道，草木猶于犯之，而况於人君乎？

夫音扶。言霜可以

殺草在十二月。正當其時矣。乃隕霜而不殺。此春秋之所為記也。李梅實亦春秋所記。謂草既宜殺而不殺。木亦不當實而實。是皆天失其常道。以無知之草木。猶不順乎天時。而况為人君者。失其常道。可乎。愚謂殺者。人君所當慎。夫子亦不輕言。然魯國政由大夫。舉凡刑殺之權。魯君皆不得自主。則殊失其為君之道矣。故夫子以此告哀公。所以冀其權之克振也。○胡氏傳曰。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夫子論隕霜不殺草。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此章見子思子。○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化治化也。輟止也。風者。所以為化者。遠謂所及者。普仁義之風者。無政迹。可指之意。而所入者。深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

寡恩也。任用也。法謂法制。禁令嚴則過乎義。及而不能行於身之所不及矣。程子謂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是也。若

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才非管仲。而專任法。終

必亂成矣。知去聲。○定猶立也。才質也。知之

過民有離心也。言如管仲之知足。以立法。猶不過。及身而止。况其生質。不如管仲。用其私智。而專欲任法。則亂在目前矣。所以勉為治者。當法堯舜也。○愚按論語。夫子稱堯。則曰。民無能名。稱舜。則曰。無為而治。至於此章。蓋欲以明王霸之分。故舉仁義之名。歸之堯舜。然不曰仁義之政。而曰仁義之風。此又帝之所以異於王。而為治道之極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即夫子此章之意。為孟○葉子生平論治之本與。○此章見子思子。

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若之何子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葉舒涉切近去聲沈諸梁僭稱公子高其字也遠者謂疏遠之人近之親之之意舊者舊習新之振作之也謂既近之而其有舊習之汙者復振作以新之也愚按論語夫子告葉公曰近者說遠者來遠近以地言此云遠者謂與己疏遠之人兼地之遠近而言蓋遠者有以近之此說來以前之事舊者有以新之此說來以後之事論語第問政故夫子告以政之實效使其反己而自思此問為政故夫子告以為政之實事使其次第以盡力也○此章見墨子○

哀公問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此章見墨子○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者其由於心○此章見墨子○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者其由於心○此章見墨子○

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

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胡何通刈倪器切○禁殘止暴

謂征伐無道湯武是也刈芟也猶言傷害春秋列國之戰爭是也言用兵非為不善亦觀於用之之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人何如耳

身彌莫禮切喪去聲○利用猶言善於用兵彌息也言惟聖人善於用兵故禁殘止暴之外亦息兵而不試也亂人作亂之人作亂而興兵不特刈百姓危國家適足以亾其軀而巳矣所以淡戒兵之不可輕用也○華陽

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此章見三朝記

○子貢曰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

不可以勝敵

卒蒼沒切。辦蒲莧切。○預者先

慮不預定則智謀不精故無以應卒兵不預辦則勇力不銳故無以勝敵然慮定而兵不辦則應卒亦屬空言兵辦而慮不定則勝敵亦無成算更必二者相濟而後有功也○程子曰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捷秦楚之兵矣愚按夫子亦嘗告子貢曰民無信不立則知用兵者非徒智勇之足恃乃子貢此論僅舉其末蓋因時事而發亦○子貢有為之言也○此章見吳越春秋

曰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

其功仁智就一人而言困厄者乘其危難而攻之棄失也時者易攻之時也不困厄

固以廣其德然不免棄時矣不棄時固以舉其功然不免困厄矣既不困厄又不棄時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仁與智之兼備故能德與功之兩全也

王者即仁智之人不絕世猶論語繼絕世此定天下之終事也立成也義者天理人情之宜言王者定天下而不私天下所以成

其順天應人之義也○此章見越絕書○季

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賦猶斂也黃氏若晦曰田賦者計田以斂民財如漢時調民田每畝斂十錢之類使冉有

為其家臣故使之訪者問其可否魯自宣公稅畝取民已倍於古康子復欲以田賦則更

將議加焉夫子所以不對也按私於冉有曰魯用田賦見春秋哀公十二年

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砥音紙○私謂晏私之時非前訪問之時也先王指周先王制土者畫井分田

經理其溝塗封植也。藉借也。借民之力以治公田也。砥均平之意。遠謂都鄙。邇謂鄉遂。朱子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蓋地有遠邇而取民以什一。則均平而無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商賈所異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居之處入者。商賈財利之入。量者計其所入之有無。以爲差。如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棗林二十而五。是也。此言什一之外。而賦亦任力以夫。有多寡之不同者。惟賦里則然。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任力力役之事。以夫者。按夫家之征是也。議者所以分別之。謂分別老幼而免其征。故鰥寡孤疾亦在所免之中也。疾者病廢徵猶征也。謂用兵則有力役之征。不用兵則皆在所免也。蓋里賦之外。又有時

舉時廢者如此。**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稷子紅切。芻音初。缶俯九切。○稷六百四十斛。

禾稟實相連者。一井之中。其每歲所出之禾有六百四十斛之實。此合八家所收而言也。秉十六斛。芻禾稟芻而曰秉者。十六斛之實所遺之稟也。缶四斛。米實之去糠。秕者。此就一家所賦而言也。按一井所出共六百四十斛。以八家分計之。每家當得八十斛。去其糠。秕則存其半。當得四十斛。曰缶米。正什一之制也。芻。卽書禹貢所謂納秸秉芻。則什取其二。亦在每歲所賦之中耳。不是過。謂取民不過此制。足者足用也。

若子季孫。

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

而賦。又何訪焉。

子指冉有。曰若子季孫者。歸其責於冉有也。欲其法。謂欲

遵成法。周之法皆定於周公。故上文言先王而此言周公也。籍典籍苟者苟且也。夫子不對康子之問而為冉有詳言之者。意固有在矣。○陸氏敬輿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氏晦叔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臧孫辰請糴於齊。糴徒歷切。仲請糴春秋作告糴。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魯大夫。字文事。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君子指在位之臣為治也。言臣之謀國必當預為積貯以備凶荒。歲偶不登乃遂請糴亦失夫君上所任使之職業矣。愚按胡氏傳曰：劉

敞曰：言告糴於齊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此言失君之職不特曠官實為悞國意更嚴矣。○朱子曰：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名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中人猶常人。隨物之多寡以為侈儉。常人之情也。無禁則淫，無度則逸，縱欲則敗。此承有餘則侈而言。無禁者上無所禁於民也。淫謂浸漬而靡有止也。度制度逸失也。侈由於無禁。無禁由於於無度。於是日縱其欲。風俗流於敗壞也。飲食有量，衣服有節。

宮室有制，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畜許六切。有量者豐嗇因其時有節者。華樸裁其中。有制者崇卑定其式。畜積也。

逸言
亦聚也。數算也。畜聚有常算。所謂量入為出也。車器車馬器用限者。貴賤有等也。亂指縱欲源猶端也。言此五者。所以防其欲。所由縱之端。而禁於未然。蓋古聖王治民之法。慮之詳。而圖之豫。固如此。○此章見說苑

逸語卷之七

曹庭棟輯并註

忠臣第十三

此篇論為臣事君之道。凡一十六章。

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
驚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

以行之。

譎。古穴切。驚。陟降切。度。音鐸。○諫。正也。以道正君也。義者。宜也。譎。詭變也。

驚。急迫也。降。卑屈也。直。徑遂也。諷。微婉也。度。審也。言此五者。唯審君之意。旨宜用何者之諫。而後。吾從其諷諫矣乎。五者之諫。雖當度行之也。主以行。然惟諷諫

則言者無罪。聞者足以警悟。此吾所願從也。矣乎者。莫必之辭。謂特不能必君之果聽否耳。○東萊呂氏曰。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

自古亂亾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爾○此章見家語○子

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出尺遂切○出者出諸

要曰辭身猶己也得失猶是非詩大雅板之

篇懌和悅也莫定也謂人臣進說於君一己

之辭有是非即社稷之安危所由寄也故引

詩言以見辭之能盡其和悅者遂足以定民

其所係之重如此○張子曰禮云邇臣守和

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

惡愚按詩言辭懌亦邇臣守和之意非阿諛

將順以悅君之謂也蓋惟如是身固有得而

無失國亦賴之以安○子貢曰陳靈公宣媯

耳○此章見說苑

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

可謂仁乎媯淫通朝音潮下同泄私列切○

朝按陳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共

通御叔之妻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陳

大夫亦作洩冶子貢以泄冶例比干而

謂其仁蓋因夫子嘗以仁稱比干耳

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

於宗廟以死爭之仁也少去聲○諸父謂在

伯叔之列也忠報者

盡忠以報君在於宗廟者惟其親為諸父報

君乃以報祖宗其爭也至情至性所不自已

故曰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仁也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

可去之義也。懷寵不去者，屬寵而戀位。此明
泄治之不能見幾也。區區微貌。一國媿昏指
靈公及其臣而言。此明泄治之不自量力也。
死而無益者，殺身不足以成仁，捐棄也。謂棄
其身而已矣。猶論語
自經於溝瀆之意。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泄治之謂乎。辟，僻同。○詩大雅板之篇。辟者不當於理之謂。朱子

集傳曰：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於邪
辟以導之。夫子引詩蓋斷章取義以明靈公

既失其道而泄治之諫亦未能當於理也。○
毛傳立辟之辟音璧法也。鄭氏箋曰：民之行

多為邪辟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
以化民也。按此斷章之義亦通。○此章見家

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史魚數以諫靈公而不從。史魚病將

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朝

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

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

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數色角切。朝音潮。○

靈公，衛君名元。蘧伯玉，名瑗。彌子瑕，亦稱彭

封彌子。史魚名鱮，數頻也。北堂，取北面之義。

不忌諫君也。成備也。無以成禮者，謂無用備

禮。記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置

屍牖下者，不備禮也。畢者，畢其治喪之事。言
汝之於我，但如此，可畢其治喪之事，所以深
自負罪也。從之者，從父靈公往弔，怪而問焉。
之志亦期感悟靈公耳。靈公往弔，怪而問焉。
其子以其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

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

彌子瑕而遠之。○愕逆各切。殯必慎切。遠去聲。常貌。殯者說文曰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西為客位。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靈公使之。成禮耳。用之遠之亦見靈公悔過之速。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

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

者也。可不謂直乎。屍諫謂其以既死之身而猶冀君之悟身雖死而心

克盡故曰忠直者不枉道以徇人忠之實也。按論語夫子嘗以直稱史魚故曰可不謂直乎。蓋舉此事以證之乃蓋棺論定之意。○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雖昏庸可開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所以事庸君常主而克

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之而已。○此章見家語。○簡子有臣尹綽赦

厥簡子曰厥也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

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

愛君之醜。綽昌約切。○簡子晉大夫趙鞅臣家臣尹綽亦作尹鐸赦厥或曰趙

厥也衆人中者稠人廣衆之地醜愧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者迎合之意。淡救過之心緩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者急於救過無所顧恤且因其愧可速其改也。子

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訾將此切。譽平聲。○面覲面訾

非議也謂諫於衆人中也。諛言曰譽面訾而不為諛言是能直道事其主者也。故夫子以

卷七

四

三

二

一

言

君子稱之。○西山真氏曰：為大臣者，以羣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可稱宰相之度矣。愚按：若簡子者，宜不足以知此。○此章見說苑。

○子貢問大

臣誰為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

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鮑叔名牙，子皮名罕，虎子

產公孫僑也。當時大臣，齊則盛稱管仲，鄭則盛稱子產，而夫子賢鮑叔子皮者，欲以發子

貢之問耳。子曰：吾聞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進

賢為賢，逾身之賢。鮑叔薦管仲，按左傳：莊公九年，子糾之難，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脫其囚，而告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公從之。子皮薦子產，按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進猶薦也。

逾過也。言能薦賢治國之為賢，過於一身之

賢。蓋身之賢及身而止，薦賢則為益國家，不

僅在一人之身矣。夫子此言，非以抑管仲子

產，謂人臣當薦賢為亟，所以示臣道之要，亦

以廣子貢之意也。○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

功，即此意。○子曰：任重擅寵，專事妒賢，愚

者之情也。志驕敖而輕舊德，是以尊位則必

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敖去聲。○任重

恃君之寵愛也。妒忌也。惟任重擅寵，故妒賢也。愚者謂不知大體之人，志驕敖，謂有自滿

之意，任重擅寵，故也。輕舊德，謂慢忽老成之臣，專事妒賢，故也。如是，是以處尊位則必危

○蓋任重而佐理無人，則重必不勝。擅寵而威福惟己，則寵必不保也。○此章見說苑。

○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

而後已。當任也。大事重任也。言既身當重任

所愛惜無所畏懼也。○邵子曰：任天下事易，無

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如其

不成，雖死奚益？愚按：君子任大事，必量其力

之所能為，與義之所當為，而後任焉。不徒曰：

效死而已。子路固勇於任事者，其於孔悝之

難，以死赴之。在臣節誠可無忝，而論者議其

仕衛之失，蓋出處之際未能。○季文子相魯，

裁之以義矣。○此章見家語。○季文子相魯，

妻不衣帛，馬不秣粟。○相衣並去聲，秣彌葛切。

曰：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

音大。○泰。○記曰：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極猶偏也。謂

過儉而偏下也。蟋蟀，詩唐風篇小序曰：刺晉

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愚謂文

子之儉，特矯情以欺世，與君子素位而行之

義正相反。故夫子非之，而復言此蟋蟀之所

為作也。亦見世不可欺，所以矯情而過於儉

者，人且竊議於其後。○季氏之權，三桓之富。

不可及也。季氏魯季孫氏三桓仲孫叔孫季

孫也，皆桓公之後，故稱三桓。魯自

季武子專國政，數傳而後，權皆

屬於季氏。富則三家所同者。

孔子為之曰：

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亾。

為去聲。

○為之曰者，因彼而言也。微，無也。謂無得如

此均平等也。侔，同也。夫子之警三家亦屢矣。

此則明禁其無而復著危辭以曉之，更嚴切

之至矣。○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則危疑之

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

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

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

公孔明，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

德

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孔子侍坐於季

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子

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

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宰家臣通者傳

言以達意假借也悟謂覺悟其非無母通愚

按凡物曰假則與不與由己曰取則非己所

得私也人臣以身事君其身亦為君所有之

身况身以外之物哉至於宰之言假實由季

孫平日無君之所致其失不在宰而在季孫

也茲因夫子一言而有悟亦天理之不能終

滅絕耳○此○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

章見新序○此○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

名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

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衛侯燬而後內

之○朝音潮辟音闢疆古通疆更平聲內古通

也辟疆開闢土地之義號稱謂也稱名必有

其義惟天子可以開疆拓土所謂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也諸侯僅當守國不得以此為名

同於天子耳更改也言因改名曰燬也內入

公朝周當在惠王襄王之時孔子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此夫

子美行人也遠者計慮之淡長禁偏者禁其

名之侵逼乎上也實事謂實有爭奪土地之

事當時王室衰微諸侯以強侵弱周天子不

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

孔子適齊在魯昭公末年

登謂升堂讓登讓先升也。等階之級。降等者不敢先於君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蓋景公不敢當孔子之尊。己三辭。然後先登。而孔子從之也。按禮主東階。客西階。若卑下之客。不敢抗禮。就主人之階。既主人先登。客從之。孔子當時蓋行此禮耳。既

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

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

遠去聲。○降德者。貶損其德。辱臨者。屈辱其降德而來臨。絕謂拘於文貌。而情意隔絕也。所以為罪。謂所以得罪之故也。蓋夫子盡禮而景公反疑其疏遠。當時外臣之相見。其能恪遵此禮者。知已鮮矣。

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

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

其若義何。謂私謂情之厚。義者尊卑之定分。言君之情雖厚於我。其如義有所制。則奈何也。愚按禮以義起。言義而禮在其中。故曰其若義何。明禮之所以不可越。

○顏回死。哀公

將躬弔焉。使人訪孔子。孔子曰。凡在邦內皆

臣也。哀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也。邦內國內。言臣則無主。客之禮可知。東階降階也。主人之位。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降階。是也。愚謂此章之旨。可見士雖賢。臣子之分。無所逃。君雖下士。體統之尊。不可屈。亦所以明上下。

○子曰。靈

而

定尊卑也。○此章見抱朴子

卷七

子

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靈之子，莊之弟，皆齊君也。言晏子為臣，能因君之所偏，反其道以事之，而胥合於正。誠善事君之君子也。○致堂胡氏曰：莫難制如慾心，莫難強如怠心，莫難降如驕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格此等耳。慾則制之，怠則強之，驕則降之，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也。○此章見詰墨。

○梁邱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梁邱據字子猶，三君靈公、莊公、景公也。順猶合也。仁人謂仁愛其君之人。晏子曰：一

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

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者也。一心者誠也，事君以

誠則無往不得其宜矣。夫子所以聞而嘆美之。○此章見詰墨。

為吏第十四 此篇論入官臨民，凡一十七，章統前共一十四

篇修己治人之道，其大端畧備焉。

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司理民事

者曰吏，樹立也。德謂感恩，言為吏者善於理民事，則民沐其恩而德之，不善於理民事，則民受其害而怨之。德與怨在民，實為吏者所自樹也。槩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槩居艾切。槩平斗斛之器。量斗斛也。法刑法也。平者猶云無過不及。言量必用槩為平量也。法必任吏為平法也。治國者指為吏之人。法失其平即失其所以為吏之本意。故不可不慎也。○愚按善為吏者亦行乎理所當然。不外平法而已。若務有見德之意。存一遠怨之心。豈為吏之道乎。朱子曰。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子曰。古之知法常平矣。○此章見韓非子。

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省所梗切。○省減少也。能省刑即能使無訟之意。不失有罪謂不失出入也。先王立法刑期無刑。故能省刑為本。古之知法者知其本也。若不失於出入。人罪則第循法而不

得立法之意。故曰末也。今之知法者知其末而已矣。○此章見漢書。○曾子問聽獄之術。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

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聽斷也。大術以寬者。以愛人為心。不務求深入之意。察者明其事之虛實。義者當其罪之輕重。三者之法相因為用。故曰。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歸於察。察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

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民怨。○中。去聲。○亂。謂株連紛擾。慢。謂縱弛。玩與慢皆私之所致也。蓋不寬失之酷。不察失

三者之法。不如此。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可廢一如此。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

情不越義

辭爭訟之辭情實也聽獄以辭人情所同善聽者雖亦不外乎憑其

辭辭亦不外乎求其實得其實而能不外乎義以為斷則罪之輕重當而民無怨也此節

申言歸於義之意以見義又為寬與察之本爾○此章見孔叢子

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

必盡其辭矣語去聲○語者以言告也謂君

有告我我無不虛心聽受之况聽斷訟獄乃民命所係乎故必使盡其辭之曲折然後是

非判而刑罰中耳蓋不敢自恃聰明謂得其大畧忍不吐之情亦不敢自恃聰明謂得其大畧

而已悉也○東萊呂氏曰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

出愚按聽訟而能詳處之則民辭之○子曰盡即我聽之明矣○此章見孔叢子

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

狡民之辭無毋通下同勝量皆平聲○臨居

毋恃勢以扞禦使不得遂也勝折服也犯侵

陵也謂凡民有言毋逞威以侵陵使不得達也量審度也狡詐也謂凡民有辭毋狡詐

以餌取之而自以為能也此皆聽訟之道

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而民自得也謂時

農時無擾於時者即孟子勿奪其時之意寬

縱也勿寬於刑者法在必行除姦正以長善也蓋養民不在施惠愛民不在姑息又如此

民自得者民安其生總承上節而言○此章戴記

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言疾之難行扑普木切○聖人述古語而釋

其意以為子從父教民從君令乃理勢所必然至於鞭扑刑戮而不從者此言也謂事不從故教令有所難行耳故君子不急斷不意

使以為亂源斷音鍛○不意者意所不料也此是以善治民之君子立法周詳初無意外

悖逆之源而預知趨苑○子張問入官子曰安

身取譽為難也入官猶從政書曰學古入官

也譽善聲也取譽者自子張曰安身取譽如

己取之實至而名章也

何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

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畱君子入官自

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踣居綺

擅也謂己有善勿自擅其能而有驕心也措

止也謂人不能而教之勿厭棄而輒止也發

揚也謂人既有過勿揚之也踣觸也猶爭也

謂人有失言勿爭之也辭辭說遂者遂其非

謂己之辭說有所未當勿因任而不改也畱

遲畱也謂己所當行之事勿遲畱而緩於行

也自行者無可假於人之意路猶言當然之

道謂安身取譽不事外求惟此當然之道已

自由之則身安譽至而政無不舉矣○愚按

公甫不能聽獄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也有

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近去聲○如至

也人衛人公甫

亦作公父魯大夫文伯也名歎有罪者懼謂
 畏法而不敢復犯無罪者恥以犯法為可恥
 也近禮謂魯之民情其於禮讓之風猶能近
 之明其所以不煩聽獄非不能也○愚謂公
 甫為治豈能使民知懼知恥如是曰民近禮
 者亦謂魯尚禮教猶有先王之遺風實以嘉
 魯即以此美公甫也○
 臧文仲治魯勝其盜

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臧文

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勝謂法足以治之欺詐
 偽也言為治者不能以誠相感雖良民亦將
 起而欺我而况民之為盜者其欺必甚勝之
 亦豈可勝乎蓋民之欺顯而可察法猶難勝
 之盜之欺隱而莫知更非法所能勝之耳所
 以抑其自矜之心使知為治者貴乎化其盜
 而不徒在勝其盜也○臧孫行猛政子貢非
 ○此章見鹽鐵論

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

夫音扶○臧孫魯大夫臧孫氏臧僖伯之後
 也琴瑟皆樂器張者施弦於琴瑟大弦第一
 弦也張之必寬慢以次而降至小弦乃急然
 後聲調耳絕斷也蓋謂立法以寬而下之奉
 行者猶必過之若立法以嚴則民不堪命而
 政亦有所不能行矣故罰得則

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自得矣蓋行猛政罰必太過姦邪雖畏罪而
 未遽消其微幸之想則不止可知賞必不及
 下雖受恩而未足動其感戴之意則不歡悅
 可知故子貢言罰得賞得明服民之道不在
 於猛亦以見行政之要當先於賞○子賤為
 罰權其平也○此章見新序逸篇

單父宰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

則失守距之則閉塞

單音直又音善父音甫下二章單父並同○子

賤孔子弟子宓氏名不齊單父魯邑迎者未至而先之距拒絕也望者乍至而見之許許

可也言為宰者之待人不當預有拒絕之心亦不得輕有許可之意失守謂無以自主閉

塞謂無由通達民情申譬如高山深淵仰之言許之距之之弊如此

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

度音鐸○仰者人仰其高度者人度其深

言宰之自處當如高山深淵無距之許之之迹人亦不得而窺伺之所以杜營私亦所以

肅官方也○子賤為單父宰陽晝謂曰吾此章見說苑

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

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

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

少去聲夫音扶下同扱測洽切

鱈所堯切魴符方切○陽氏晝名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楚因邑為氏此蓋其後也送謂贈

以言扱引也綸釣絲餌米食錯交也以餌加於釣鉤也陽鱈魚喻小人迎而吸之者狀其

貪食薄謂味薄也魴魚喻君子若存若亾者去畱之莫必若食若不食者不可以餌得也

博謂味之長惟厚故博也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

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

者而與之共治

者渠宜切○冠冕弁總名蓋車蓋謂服飾輿從之盛車驅

之者驅其車以過速於遠之也者老諳於見聞賢者全乎才德共治共商治理也○此章

見說苑○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

始宓莫必切又音伏○於是謂當宓子治單父之時齊攻魯哀公十一年事始者齊師

過單父入魯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境之始也

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

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

資於齊寇三去聲○父老單邑之耆老刈割獲收也各自盡力以刈之

不分此疆爾界也附近也郭外城齊師所過之處俄須臾之頃畢資者盡為寇所取資也

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

乎寒耕熱耘曾勿得食也弗知猶可或以告

而夫子弗聽讓責也言令民自刈有何不可也明知資寇而弗聽此其所以

怒耳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

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蹴音蹙樂音洛喪去聲令民之令平聲創初莊切○蹴然愁貌言令民人

自刈之則其中有不耕者亦得獲矣自取者任意以取創傷也謂民風之壞也息止也愚

按夫子嘗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宓子此言所以防微杜漸可謂不見小利而得為治之

大體者矣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

子哉。穴。土窟。忍。者。含。忍。謂。何。能。忍。恥。以。相。見。也。極。言。無。地。自。容。悔。其。讓。之。之。誤。耳。○

此。章。見。新。書。○昔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

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

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長。上。聲。○治。治。單。父。也。巫。

馬。氏。期。字。孔。子。弟。子。名。施。漁。捕。魚。也。放。釋。也。小。者。謂。所。釋。皆。小。魚。也。此。見。子。賤。之。為。治。有。

術。以。化。民。雖。夜。漁。者。不。欺。其。上。如。是。按。古。者。魚。不。盈。尺。不。登。於。俎。孟。子。曰。數。罟。不。入。汙。池。

故。是。亦。可。以。觀。政。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不齊得之善

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聞。之。聞。於。巫。馬。期。彼。指。民。此。指。宰。言。

得。小。魚。而。輒。釋。民。之。能。盡。其。誠。既。如。彼。必。為。宰。者。先。自。盡。其。誠。以。為。治。彼。之。誠。固。由。此。之。

誠。而。形。者。也。得。之。者。得。其。術。也。所。治。者。小。謂。治。在。一。邑。夫。子。既。善。其。治。而。又。惜。其。小。用。所。

以。淡。嘉。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夫子。子

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語。去。聲。○蒲。衛。邑。壯。強。悍。

也。士。男。子。通。稱。然。猶。焉。也。如。記。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是。也。言。為。治。固。難。蒲。多。強。悍。之。人。治。

之。更。難。焉。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必

二。切。○恭。以。身。言。敬。以。心。言。執。猶。懾。也。懾。服。之。使。畏。懼。也。寬。以。事。言。正。以。理。言。比。者。懷。柔。

之。使。親。附。也。蓋。立。身。能。恭。而。不。持。以。心。之。敬。則。貌。為。矜。莊。亦。未。足。制。強。而。使。其。畏。我。處。事。

能。寬。而。不。得。乎。理。之。正。則。過。於。優。容。亦。未。足。服。民。而。使。其。親。我。故。曰。恭。以。敬。寬。以。正。敬。為。

恭。之。本。正。為。寬。之。本。也。恭正以靜。可以報上。承。上。文。而。第。言。恭。正。

通言 卷七 三

謂臨官固貴明斷而莫如至公則斷自明臨財固戒苟得而莫如寡取則得不苟攻侵也言不可為私意物欲所侵害而變其守也蓋勤慎以操於心而平廉以措諸事為宰之大體立
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斯即也匿善者由其心之有所妒故即為蔽賢揚惡者由其心之無所容故即為小人內不相訓者同室觀面之時不能明以勸諭外相謗者出而訾議於其後如是亦非與人親睦之道也故言人善而若己有則不匿善而亦能內相訓可知言人惡而若己受則不揚惡而亦無外相謗可知無所不慎者謂隨人隨地而無敢疎忽也愚謂子貢好為方人議論短長故夫子因言為宰更推廣示之而約其旨於一慎蓋慎即大學慎獨之謂所以察識此心之發使常斂而不放則待人固不敢輕而所謂勤與廉平亦得握其本矣○此章見家語

逸語卷之八

曹庭棟輯并註

易者第十五

自此至末凡六篇皆學者窮理格物之助也此

篇論易書詩春秋凡二十一章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

道苞籥

易也之易去聲○易伏羲畫卦文王

按繫辭傳曰包犧氏始作八卦不曰作易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蓋文王既作彖辭始名為易耳易也者繫辭傳曰乾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是也變易也者繫辭傳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是也卑乾坤定矣是也管兼也成德謂兼易與變易剛柔斷矣是也管兼也成德謂兼易與變易

道苞猶太極。籥鑰同。肩戶之具。靜則閉藏。動則啓發。言陰陽動靜之機。全備於易。○子曰。易爲道苞之籥也。○此章見易緯。

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八八之卦。析爲上下。

象陰陽也。奇爲陽。天數也。天體圓。圓者徑一。圍三。耦爲陰。地數也。地體方。方者徑一。圍四。故曰陽三陰四位者。陽上陰下。尊卑之位也。正猶定也。八八六十四也。析分也。言易之分爲上下二篇。象上下之定位也。原註曰。陽純而奇。故上篇三十。陰不純而雜。故下篇三十四。愚按。陽三陰四。故上篇三十。陽也。下篇三十四。陽包乎陰。象天包乎地也。不

也。下篇三十四。陰陽蓋天地以形體言。陰陽以功用言。六十四卦。雖分上下二篇。陰陽之功。用自爲上篇首之。以乾坤造化之本。萬彙之

互根也。

宗也。係之以坎離。日月之象。麗天出地。而能

終始萬物也。造音阜。○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故首之。自無而有。曰造。自有而無。曰化。彙類也。猶物也。宗主也。謂皆從乾坤而出也。坎象月。離象日。係者。係之。篇末。蓋上篇之末。與下篇之首。上下承接。係之。坎離者。如日月之麗天出地。所以成四時。而後能終始萬物也。

下篇先之以咸。恆。男女之始。夫婦

之道。能奉承宗廟。爲天地主也。終之以既濟

未濟。顯盛衰之戒。正君臣之義。明乎辨慎而

全王道也。辨。辨見切。○咸有交感之義。故曰夫婦之道。此人道所由起也。奉承宗廟。人道所以不絕。爲天地主者。天地亦待人而位耳。顯

卷八

二

盛衰之戒者。既濟九三九五失上下之節。戒小人勿用是也。正君臣之義者。未濟九四六五得君臣之道。有君子之光。是也。辨。通濟則侯。既濟之時。濡首濡尾。兩卦相應。如二儀之循環。故以終篇也。全王道者。人事之太莫如王道。舉其要而言爾。○愚按易之序。次三才之道。錯綜變化於其間。此兩節。聖人第就篇首篇末言之。而全易之義。已包舉不遺矣。○此章見易緯。○子曰。參天

者。一三五也。兩地者。二四也。陽數之所以為

九。陰數之所以為六也。參者。參而三之。兩者。兩而二之。此以揲著言也。一三五天之生數。參天。言天之生數。參之而得三也。二四地之生數。兩地。言地之生數。兩之而得二也。合三五之參而為九。合二四之兩而為六。此乾

之。所以用九。坤之。所以用六也。○愚按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者。依傍之謂。蓋一三五七九皆陽數。獨以一三五參之。而用九者。倚其陽之生數也。二四六八十皆陰數。獨以二四兩之。而用六者。倚其陰之生數也。此夫子自明說卦參兩之義。○此章見乾坤義。

○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

信是也。序。次序也。先天之序。乾坤縱而六子兌橫而六卦縱。流行之易。易之體也。後天之序。震成位。言先後天各定其位。位定。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焉。五氣五行之氣。變形。五氣變化。以成形。萬物所由生也。應八卦之體者。如說卦傳。乾為首。坤為腹。之類。五常。性也。木仁。金

義。火禮。水智。土信。是得五氣以為五常之性。

也。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即此意。○此章見易緯。○子曰：父子之

道。天地也。乾為父，坤為母。道同於天地，序卦

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以父母生我

之德不殊，覆載也。第言父者，父統乎母也。乾

天也，坤地也。子夏易傳曰：為父尊，莫大也。為

母有生有育之功也。○愚按說卦傳曰：乾天也，

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蓋以父母釋乾

坤之義，此言父子之道。天地也，先以天地釋

父母之義，而後言乾為父，坤為母，則乾坤之

義益明，而教孝之意亦寓焉。爾。○此章見虞

氏易。○子讀易至損益，喟然歎曰：或欲利之，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之

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以不察。喟歎聲，門戶謂

其出入無定也。

按易以兩卦俯仰相反為序。上經惟乾坤頤

大過坎離六卦有對而無反。下經惟小過中

孚二卦有對而無反。故損卦之下，即次益卦。

乃俯仰相反者，聖人之歎。蓋謂利之中有害，

害之中有利，利害往復出入於禍福之間，而

無有一定，故即損益二卦示人以不可不察

如此。○此章見慎子。○子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

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夫音扶。○

恭以存其位者也。見易繫辭傳。朱子曰：此釋

謙卦九三爻辭。程子曰：存守也。致其恭，巽以

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豐卦彖曰：

其大則有虧故謂善言之不入以其滿而不能受也聖人並舉謙豐以為言蓋欲人謙以處豐保有其大而不至

於虧耳○此章見說苑○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政堯典

可以觀美此章明書篇目之大旨六誓謂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六篇

五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五篇夫子刪書相傳有百篇今世傳本孔安國合今古文而存五十八篇者按伏生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至武帝時又增入一篇共二十九篇

篇目之中有此六誓五誥至康王之誥伏生合於顧命為一篇仲虺之誥湯誥惟安國所傳古文尚書有之先儒論古文尚書不無疑議此夫子言六誓五誥然則安國之傳豈真

可疑耶朱子亦謂是又不可曉者甫本作呂孝經引書亦作甫孔氏曰呂後為甫侯故稱甫刑也呂刑洪範禹貢臯陶謨堯典皆見伏生今文篇目義謂誓衆之辭見正大之意也仁謂誥喻之辭見懇摯之情也誠戒也當戒慎者莫如刑也度皇極彝倫之度事山川物產之事政知人安民之政美者意精而旨淡莫可名也蓋言觀此七者書之大旨亦可畢舉矣○此章傳

○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闊見尚書大傳

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遠大闊迂也近

平易也迫狹小之意皆指事而言志盡不怨謂當艱難之時殫心竭慮而不怨順辭之和

不諂和而能敬也此聖人贊美書之事與志與辭也吾于高宗彤日見

不修德而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

方歸德焉。吾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

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

者其唯洪範乎。彤音融見乎之見賢遍切。高宗彤曰商書篇名孔氏曰

祭明日又祭曰彤蔡氏曰蓋祭禴廟也序言

湯廟者非是不修德者所行不合於正也蘇

氏曰武丁不專人事數祭以婚神此失之大

者是也按書時有雉之異故言報之疾祖

己有訓王之辭故言苟由訓辭之道盡其仁

愛於民已足使民向化不必徵福於神耳洪

範周書篇名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君子謂箕子史記武王克殷

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以洪範陳之質者證明

也蓋推行其義以成篇而證明禹之美也發

中見外謂禹得洛書第為九類乃其神化發

於心而實用見於事成文有條理也此約舉

二篇之義以明上文贊美之意。○此章見尚

書大傳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書云

受終于文祖何也。書虞書舜典蔡氏曰受終

之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呂

氏曰必於祖廟者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子

張之問蓋謂受命者受天子曰受命于天者

之命何以受於祖廟也

湯武是也受命于天者舜禹是也不讀詩書

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

湯武之伐也。別彼列切禪音擅。○天者理而

已矣命於天者固曰天命於人

者亦莫非天聖人之心純乎理而皆著於經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者亦莫非天聖人之心純乎理而皆著於經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然不讀者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傳詩 ○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思其人

猶愛其樹尊其人猶敬其位道也甘棠甘黎其子白而

美者詩召南篇名愛指詩言勿翦勿伐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

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位廟中之位主所陳設之所此疑夫子觀於召

公之廟而追念甘棠之詩謂其德化所及有以淡入乎人心猶足使人因愛而生敬如此

道謂理所必然也○李迂仲曰召公所舍之地民猶不忍去之孔子乃伐木於宋豈不如

召公哉蓋孔子不得志人莫知其聖雖木猶且伐之此不可以常理論者然當時宋人能

理之必然所謂道也○此章見家語 ○子曰

吾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雞鳴

見古之君子不怠其敬也柏舟詩鄘風篇名

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是詩以絕之李迂仲云共姜自誓

若柏舟之為物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在夫家黃實夫云孔子刪詩亦淡幸之所以

首鄘風乎愚按夫子歎美之者蓋謂匹婦守志猶不可易如此然則為士而不能立節其

有愧匹婦多矣雞鳴鄭風女曰雞鳴之篇歐陽永叔曰所以見妻之不悅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

而夫之於其妻不悅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其賢也君子指其夫不怠其敬者謂當晏寢

之時而猶相警戒其無時而不致 ○國亂民其敬可知矣○此章見孔子正言

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善疑按詩曰綏綏疑則

無親之意曰在梁在厲疑則生畏不果於進之意蓋國亂民貧人情悵悵莫從其疑畏有

如此又曰無裳無子曰見惻隱之仁焉惻隱猶矜

憐謂傷之也夫子以衛本康叔所封之國而

謂此詩因男女失時而作與此夫子○朋友

相贈賦木瓜木瓜詩衛風篇名子曰見苞

苴之禮行焉苞裹也苴藉也或以葦或以茅

按木瓜微物也微物相投而夫子反謂其禮

之能行亦以見朋友往來之禮不專係於物

耳蔡元度曰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此

桓公救其狄人之敗欲厚報而作○孔子論

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灌賚古貴字○詩大雅文王之篇顏師古曰

殷士殷之卿士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

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於周

行裸鬯之事也朱子詩集傳從之至孟子集

註則云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於文義似更

明通大哉歎其所關者大也天命難測惟善

是與不可不傳于子孫者謂當訓誡後人毋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事周而痛殷之亾也○此章見漢書子曰

其將何所鑒以為戒慎即下而小民亦何所

畏以為勸勉乎劉向曰蓋傷微子之

靡常非特警人君也苟不如是則上而大臣

失德也富貴指天命萌同昧無知貌言天命

是與不可不傳于子孫者謂當訓誡後人毋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音裸

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

見賢遍切。○弗

悔其已往之意。病沒世而名不稱。病其無可稱之實耳。自見謂顯其道。濟天下之實。道不行則無以自見於天下。而曰何以自見於後世者。明其既不行於當時。猶思有以行於後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

此記者之辭。史記魯史官記事之書。杜氏

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作謂孔子因而筆削之。訖至也。上自隱公元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司馬貞曰。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有宗主也。○程子曰。詩書易。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

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此章見史記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

淡切著明也。

載記載也。空言空明其理。見之行事。謂春秋之作。實見當時之

行事。而筆之於書也。切者。淡之至。明者。著之甚。惟其見之。行事。故如此。○此章見春秋緯

○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

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

王心。王者之心。至公而無私也。

言因當時君臣所行之事。而加吾至公之心。以記載之也。假借也。假位號。以正人倫。胡氏曰。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是也。成敗。指事言。順逆。猶善惡。善惡。明則賞罰。自行矣。○愚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生當周末

正人欲橫流天理既滅之時曰加吾王心者蓋雖無其位不得以此自任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之意同耳○春秋之法上變古

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應音膺○古者古制常者

常道變易不遵守也應當也應是當此時也幸慶幸也言天意不即凶其國而降災以警

之故謂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言降

之幸也災以警國之幸即天所與之幸以冀其修省也然有不能承天之意其為不善且屢至於

不善之極將必至凶國耳此聖人深歎時君之失德也○愚按春秋書災異凡一百二十

有二較他事獨詳蓋興凶治亂之故不外天人感應之間所以獨詳於紀災者豈無意哉

○此章見春秋繁露

昔者第十六 此篇論古帝王凡十章

昔者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弗聽。共工又諫曰

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弗聽。於是天

下莫有言無傳天下於舜。共音恭○鯀禹父名。匹夫庶人之稱。

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

難者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敗猶亂也。

察者知之明。言知賢非難。不以人之所疑。亂

己之所察。而決然以天下與之者。則難也。○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

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與子以定萬世亦至公之法也。愚按若堯之授舜猶不能無諫止者。此與賢之所以難也。惟堯信之深故與之決如此。亦惟舜之賢足以當之爾。○此章見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

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其年而讓

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其年而器

牢。○明畝同。坻音池。長上聲。苦音古。窳音庾。○其年十二月一周也。歷山屬今山東濟南府。明田界廣尺深尺曰明。明長終畝一畝三

明正定也。明畝定則不侵畔矣。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東夷東方之民。陶燒瓦器者。苦麤

惡窳缺壞。牢完固也。按五帝本紀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與此互異。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

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

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司其事曰官。非舜官謂非舜之事。敗者壞其常法。指侵畔爭坻苦窳也。信誠然之謂仁。以

愛言德化者。仁心感動乎人也。言舜為所不

必為者。誠愛人而然也。乃為之而民即從之

者。惟其有愛人之德。故足以○三苗不服。禹

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在江南荆揚之間。攻伐也。以用也。行德書所謂誕敷文德是也。按書大禹謨有苗不率事孔子聞之曰。通乎德

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為險矣。○大音泰。行音杭。通流行也。情

謂德所發見之實也。孟門，大行，俱山名，屬晉地。孟門至隘，大行至高，故稱險不為險者，言不能阻之以喻行之以德。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爾。○此章見呂氏春秋。○子曰：禹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

制也。物，事也。配，合也。謂作事合乎天心也。使，用也。謂修德於己，克用其力也。明教，猶明德。

修於己曰德，施於民曰教。通於四海，則無遠弗屆矣。蓋惟修德，故能上配乎天，下通乎民。

也。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

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

亂，以為民虐。十有之有，又通。泆，伊悉切。樂，音

過度也。樂兼聲色遊觀而言。不率明德，則不修德而德昏矣。德昏則政亂矣。虐，害也。政亂

則為民害矣。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

刈戮，不得以疾死，故放移夏桀，散亾其佐，乃

遷姒姓於杞。卒，終也。繼，夏之終也。疾病也。言

棄也。夏本紀曰：湯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散亾者，散之於四方。佐，臣僕也。遷，猶移也。移

其後嗣所處之地也。姒，夏之姓。杞，國名。今開封府杞縣是也。按周本紀：武王克商，封禹之

後於杞，蓋武王當日就湯所遷之地而封之。此則就已封之地而言之。凡此皆以見不加

誅戮之意。○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之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

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其處之也難矣。○此章見三朝記。

○子曰：昔者武丁之世，王道不振，桑穀俱生

於朝七日而拱。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桑穀

野木而生朝。朝必凶。武丁懼，側身憂行，思先

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

六國。朝音潮，行去聲，重平聲。○桑穀二木名，俱並也。兩手持曰拱。孔安國曰：二木

並生，不恭之罰也。祖己，賢臣，側身不安之貌。憂行，憂其行之失也。譯，釋也。通遠人言語之

官。記曰：北方曰譯，是也。重者，遞相傳釋其言而來也。按劉向曰：高宗承商弊而起，盡諒陰

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又曰：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異。此

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逆反也。天時謂

戾氣所鍾也。蓋禍福之應操之惟己。災見者非必為禍，則祥見者亦非必為福，可知矣。○

此章見尚書大傳 ○子曰：昔紂有臣王子須，務為其

諂，使其君樂，須與之樂，而忘終身之憂。上樂

切下樂音洛。○王子須蓋紂之嬖臣，務為其諂，謂長君逢君無所不至也。憂者，敗亡之患也。快心之事，不過取便於目前，故曰須與禍

患之來，雖欲追悔而無及，故曰終身。夫以須與之樂，易終身之憂，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

矣。然使其樂此自必忘彼，故聖人尚論及之。所以誅諂諛之罪，垂萬世

之戒也。○此章見尸子

○大王亶父有子曰昌，大王賢昌而

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王賢昌而

欲季為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薨，季遂立。文

王果受命而王。大音泰，下同。父音甫。○亶父大王名昌，文王名吳，越春秋

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大伯仲雍乃托名采藥。如荆蠻。此獨言大伯者。大伯當立。故也。吳即荆蠻。吳世家。大伯奔荆蠻。自號勾吳。吳之名。蓋始於大伯。此就巳得名而言。受命如書云。誕膺天命。王謂王業所由興。漢儒謂文王受命稱王。九年而崩。傳會之說也。子曰。大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成志矣。

獨者人所不及覺也。見者見其巳然。知者知其將然。獨見謂大伯之見幾而去。相讓於無迹也。獨知謂王季之知幾而立。默喻於無言也。見父志者。見大王賢文王有剪商之志。故相讓而去也。知父心者。知大王所以賢文王之心。故默喻而立也。成遂也。蓋大伯之去。固曲全其孝。王季之立。亦不失為弟。而其後文王卒興王業。故言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端。

知委而能各遂其志者矣。此聖人淡歎周德之盛。不特為大伯表其微。亦為王季原其隱也。○此章見韓詩外傳。

○虞芮之君爭田。既久。俱如周

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負。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皆有慚色。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曹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俱讓而去。以其田為閒田。

朝音潮。閒音閑。○虞芮二國名。如往也。周文王

國號。鄭氏通志曰。舜封后稷於郃。郃之總名曰周。故國號周。周之名。蓋自后稷始也。質者。正其是非。異路。左右有別也。班。班同。提。手提。負。背負。曹。羣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

同之焉。羽平陸有閒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

哉。不可加者，極言其道之大。復云：至者，謂虞芮之相讓，其聽從如此，益歎道之感人者。

淡耳。○此章見尚書大傳。○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

前，莫之為也。武王右釋白羽，左釋黃鉞，俛而

自為係。係，繫同。俛，俯同。○至殷郊伐殷也。係

也。莫之為，謂無有代為之結束者。釋猶置也。

白羽，黃鉞，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孔氏疏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

旄，示有事於教。蔡氏曰：王無自用鉞之理。左

杖以爲儀耳。此並曰：釋則爲王自用，可知。按

韓非子云：文王伐崇，至鳳皇虛，鞮繫解，因自

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上，皆其師

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

可使也。疑此事之誤。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

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言五人不爲

迎，合於君，所以能輔相武王，克成王業，不安

者，不安於君，所以能輔相武王，克成王業，不安

其臣如此，此若夫不賢之主，所必不能使之安

其身者也。此聖人嘉與五人，亦所以淡美武

王耳。○此章見呂氏春秋。○孔子曰：昔周公事文王，行無

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行去

由同。勝平聲。出尺遂切。奉音捧。○行措諸當

體事見諸作爲奉持於前者，執物以進，洞洞

也。

三

卷八

敬之表裏無閒也。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

謂子者言克盡子道。文武之業聽天子之政。抱成王而朝諸侯。誅

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

能武矣。朝音潮。斷音鍛。○抱成王說見第九

制斷誅賞無所顧問。謂皆出之以至公。無煩

咨訪於人也。動感動也。如風雷之變是也。振

者興起恐者畏懼海內。謂成王壯。周公致政。北

指百姓也。武剛毅之謂。成王壯。周公致政。北

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

致政以政事之權還於成王。請者請於成王。

不敢出自己也。矜逞能也。伐誇功也。色指容

貌辭氣之閒言。其小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

心以盡臣道。又如此。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

所以應時也。○應時者因時措之而得其宜也。

其說各有不同。鄭康成曰。武王崩時。成王年

十歲。三年之喪。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則周公

也。服除。成王年十二矣。周公以羣叔流言居

東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攝。成

王年十五矣。七年而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

故金縢註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八十三則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

生也。王肅曰。武王崩。明年成王稱元年。周公

攝政。遭流言。二年東征。三年迎歸。制禮作樂。

七年致政。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

十一而生成王。九十三而崩。崩時。成王年已

十三。周公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也。凡此惟

文武崩年。經有可據。餘皆意為推測耳。譙周

古史考曰。古文尚書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推武王庚辰歲崩。周公壬午歲出居東。癸未

歲返。王肅之說疑本此。但所稱古文尚書云

逸言

卷八

三

者亦未詳何據。至沈約竹書紀年，謂武王陟年五十四，是更不足取信也。○此章首節朱子采入小學，作淮南子曰：「按淮南子引據前人之言，皆不著姓氏，故於此章亦不書孔子。」曰：「朱子作淮南子曰者，特隨所見而記其出處。」至此全章亦俱載淮南子。朱子第采首節耳。○此章見韓詩外傳。

逸語卷之九

曹庭棟輯并註

若有第十七

此篇論門弟子及時人之賢否，凡十五章。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

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怵音黜。○若指顏子，猶云此人，也強於行

己者，學之篤，弱於受諫者，心之虛，怵恐也。待祿安貧而俟命，謂常恐稍改其節也。慎不苟也。持身如視聽言動之類。○此章見說苑。 ○子謂顏淵曰：吾服汝

也。忘汝之服於吾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

猶有不忘者存。

服習也。忘者相習之深，忘其授受之迹也。論語非助我者

也。吾忘汝也，於我言無所不說，汝忘我也，不

其教汝者存此見聖人循循善誘之意○子

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好去聲說音悅

以商進賜而以吾死之後為言者深警賜之

速改也○華陽范氏曰與賢己者處則自以

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

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此章

見說苑○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

廢矣○相去聲○語疑諺語以輿者觀其駕車

此語有以居者觀其私居之際弗可廢謂

可信也○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予○此申言相士以居之意子羽孔子

弟子澹臺氏名滅明史記曰子羽

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退而修行名施於諸

侯論語子曰今我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子與改是故曰失之者謂徒見其惡則失

其美徒聞其美則失其惡貌言之不可以取

人如此○按俗本家語子曰以上有子羽有

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

而智不充其辯之句其於聖人美惡互舉之

旨誤作一偏之解且字句疵累必為後人所

妄增者○此○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

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

切事則足以懼之○近去聲○類者同類猶人

近也切事謂近於事理言近人情故曉之而

易明也言近事理故警之而知戒也蓋第能

子○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上則得人而臣之。窮而在下。則得人而友之。友指及

門謙辭也。以文王比擬者。深喜人才之盛。同於文王。所以美諸賢。非以自誇也。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乎。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輳乎。

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吾得

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後並去聲。輳。奏通先。

○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見詩。縣之。卒章。美文王之得人。也。胥。詩作疏。輳。詩作奏。朱子曰。率

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日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愚按。聖門之賢。固

不止是。蓋即在目前者。枚舉之。已見人才之盛。無所不備。如此。○此章見尚書大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

子貢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

進退而已。顏淵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

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善不善。指待人

之。情意。文貌。而言。引。卻也。引之。進退者。卻之。而獨為進退。言出入不與共。所以絕之也。持

執也。謂各執一說。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

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貊。百切。蠻。貊。不

被政教之國。但知恩怨。而不審禮義者。夫子謂子路之言。似之。所以淡警之也。朋友以義

合。合則交。不合則絕。故子貢之言。似之。屬。猶

族也。親屬。誼。本相連。理無責望。故顏子之言。

龜吾 卷九 三

似之。夫子路之言。固不可為訓。二子之言。亦未免倚於一偏。故夫子就其言而分別之。則知可施於此者。即不可施於彼。均非至中之論也。而其厚薄高下之殊。固自判然矣。○愚按。夫子嘗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故概論報施之道。惟夫子之言。然後無弊。若處朋友親屬之間。則顏子子貢之言。誠未為非也。○此章見韓詩外傳。

○子路入子

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

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知者之知。去聲。下同。

○言使人知己愛己者。以己有可知。可知愛之實。而急欲自見也。子路好勇。故其言仁知如此。士謂不失其為學者。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

君子矣。子貢有明達之才。故即仁知之及人者。言之。士君子謂學而能成仁知之

德。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顏

學在克己。故就仁知之返己者言之。明君子謂成仁知之德。而又能識其切要者。○此章

見荀子。○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

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

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道

得中。聖人言弗如者。雖以美之。而太過之弊。亦可見耳。賓曰。三人皆賢

而為夫子後。何也。為後。並去聲。○為夫子後者。居弟子之列而受教也。

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

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一。道者。仁與忍。辯與

為一。無仁。辯勇之迹也。故謂以彼偏長。易我

一道。我弗為之。此其所以為我後也。愚按。仁

者。心之德。愛之理。忍。所以制其愛。使當於

理。即義也。仁。非義不行。仁且忍。者。義以行。仁

之謂耳。辯且訥。者。不自炫其聰明。勇且怯。者

不自任其血氣。蓋皆以理勝者也。○此章見

淮南 ○子曰。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

不力。仁。知去聲。○力者。專用其心之意。功以

之運於中者。管仲之為人。德不勝其才。夫子

原其用心如此。愚按。仁義皆心德。論語。夫子

嘗以仁許管仲。亦就其事業之足以利人者

言耳。此原其用心所在。則固優於才而細於

德也。故管仲之為人。得夫子此 ○子貢問曰。

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

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至者。待之厚。自

作為與之者。與之交也。 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

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

鮪史魚名不仕敬上謂明於尊卑之禮也。不祀敬鬼謂盡其內省之誠也。直能曲於人謂能見其大而不可爭其小也。○愚按夫子嘗以直稱史魚而此謂其能曲於人蓋可屈則屈正得乎天理人情之宜故惟能曲而直在中矣。○此章見說苑。孔子閒居。

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閒音閑鞮丁兮切。○銅鞮晉離宮名。伯華晉大夫羊舌赤也。劉昭曰。羊舌所邑在晉宮北。

二十里蓋銅鞮為晉之離宮而羊舌赤亦食邑於是也。定安也。言伯華無死猶有安天下之人非謂天

下遂可安也。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子

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

也有道而能下人。好去聲。下同。下去聲。章內下字凡為下人之義者皆

去聲。○敏優於才也。有才好學則日進於德矣。屈挫折也。謂理詘也。勇而不至於挫

折則勇非血氣之私矣。有道猶有德。有德而

又謙下於人則無自恃之心而德愈大矣。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勇而

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夫音扶。下同。○言有道既非人

所能及。則又謙下於誰人哉。子曰。由吾聞之。以衆攻寡。無

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制天

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

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衆攻寡言其多助克勝也。貴下賤言其所以得人心而多助取勝也。此疑古語制者制作

也。言以周公之聖居上而操制作之權而猶必下士者欲得人以相助故也。然則伯華之能下士真可謂君子矣乎哉者。○孔子遊於

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曰先

生所以樂何也。樂音洛下同。○泰山其陽屬魯其陰屬齊五嶽之一也。榮

氏啓期名亦作榮聲期鹿裘以鹿皮為裘索以草為之樂者見其鼓琴而歌有自得之意也。孔子之問謂啓期身處貧賤

宜非所樂而所以樂者何在也。對曰天生萬

物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而吾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而吾既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

當何憂哉。別彼列切。○不見日月謂人甫生襁褓者甫生即死也。處常待終言隨其所遇盡此一生而已。子曰善乎能

自寬者也。善乎云者美之而有未定之辭。寬解慰也。謂其初無樂道之實僅於

貧富死生之際能自解慰蓋亦放達者流耳。○此章見列子。○衛將軍文

子問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入室升堂

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施去聲。○文子衛大夫公孫彌牟名

木入室升堂喻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

焉。就成也。言夫子教所成就有大成次成小成蓋各有所賢也。夫能夙興

夜寐

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

之行也。夫音扶。行也。之行去聲。下同。○夙興

則也。崇禮以為行。故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

借不淡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在猶處

處之。如寄。不為貧累也。臣僕隸下人。如借者

似非己所有。使之必惜其勞也。不淡怨者。直

而無隱。不錄舊罪者。寬不畏強禦。不侮矜寡。

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

也。矜同鰥。○不畏不侮。行之正也。循性者。任

天而發。心口如一。言之直也。其都謂其宰

都邑。子路長於政事。故足以富民恭老卹幼。

不怠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

行也。卹同恤。好去聲。下皆同。省悉井切。○恭

者。盡其禮。卹者。撫以恩。不怠。不遺棄之

意。賓旅。寄寓之人。此其待人之周也。學。指學

於藝。惟好故博。物猶事也。謂隨事體察而不

敢懈。此其修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儻相兩

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齊側皆

聲。○齊莊。禮容也。肅。嚴整貌。通。明敏也。好。謂

講習之。淡也。儻。所以相君者。事會盟之事。篤

言其情。雅言其文。有節。情滿而不滿。實如虛。

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

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浩浩。是

曾參之行也。

參所金切。○不滿如虛以存心。所以博也。敦厚也。信實也。貌之恭見於外。德

之敦存於中。言之信中外如一也。橋高也。橋

大人者不屈節於富貴。美功不伐。貴位不善。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師之

行也。敖去聲。○美大伐誇也。貴位高爵也。不

善者不以爲榮。此言其器識之大也。侮

者慢易也。佚逸同。猶云遺棄也。敖者驕

也。無告窮民也。此言其與人之慎也。送迎

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送迎

人之一端而言。必敬謂內盡其情。外盡其文。

若截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截然有不可犯

之意。謂其有此。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

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

明之行也。行己之行。如字。澹徒甘切。○不喜

也。言苟於民有利。寧薄於奉己。故先成其慮

其所以事君也。乃欲佑助下民耳。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慮

慮先成其慮者。凡事豫圖。獨居思仁。公言言

也。妄猶失也。言偃字子游。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

韜之行也。三去聲。○思仁者返諸心而驗其

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

高柴之行也。長上聲。見齒之見音現。○越足

見孔子未嘗越屨者。恐其莫辨而悞踰之也。

過之者。經過孔子之左右。影在地。故往來不

敢履。其盡誠敬以尊夫子如此。仲春之月。蟄

蟲啓戶。草木方長。不殺不折。其仁心之及物

也。執守也。笑則見齒。記曰。子臯之執親喪也。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蓋哀之深。而不知有樂

也。其孝思之篤。又如此。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高柴。字子臯。亦作子羔。可知其餘。述

覩者也。舉此數人。可知其餘。述

孔子以其辭告。子曰。然。吾亦語女。子貢曰。賜

願得聞之。見賢遍切。語去聲。女音汝。○然者

所知於及。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信友。孝

乎父而恭於兄。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

行也。畏天。猶論語畏天命。人謂大人。聖人此

者。惟畏天。故敬人。惟服義。故信友也。孝親恭

兄。言其處家庭善。則從之。不道則教之。言其

人也。汲汲惟恐不及之意。凡孝恭慈仁允德此皆所以盡其為己之學。

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去上聲。○孝恭猶孝友親親也。慈仁仁民愛物也。允當也。圖度也。謂其孝恭慈仁皆當於本心之德所以度其當然之義也。約儉也。多貨為怨之聚約以去怨其處己然也。輕財以財與人。不匱者不自憂其空乏其施人然也。

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

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

蓋晏平仲之行也。衡同橫。○量猶諒也。不可無所逃也。故始進之時不可不擇君有道則出而仕理之正也。故曰順命君無道則退而

隱理之變也。故曰衡命。聖人述其言而見其行如此。

易行以俟命居下

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

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之行

也。易去聲。易行之行如字。樂音洛。○易治也。猶修也。修其所為以待時不扳援在上以

求進也。觀四方者丈夫之志然念其親而不敢極其遠遊之樂也不能學猶云不足於學

以此為憂其學之無不足可知矣。介山子晉文公微臣介之推從文公出。後文公歸國

隱於綿上山。文公求之不得封其山曰介山。

昔者晉平公問祁奚

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

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尺遂切。○平公晉君名彪。祁奚晉大夫字黃羊。羊舌大夫晉公族。羊舌職之父。恭而順。謂其性情之剛柔得中也。恥者恥其過。故不更宿而速改也。悉盡也。端專主也。謂為大夫而理政事能盡心以圖其善而猶謙若不敢自專主也。與尉上軍尉信誠也。功能也。謂為軍尉則誠心以治軍事而直其所能乃隨位盡職也。溫良者容之和好禮。謂更講習乎禮也。聞者聞於古時出其志。謂常自表其志趣之所向以明學古之意。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孔子所言皆當時賢大夫子貢所未言也。

及親觀者故日記之。○此章見家語

陽虎第十八

此篇論時事得失。凡一十三章。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謂子路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按左傳定公九年魯伐

陽關。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以鮑文子諫而止。囚虎於西鄙。逃而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無下文問答之辭。

亂。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

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

齊人囚之。乃亾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

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

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去上聲。好去聲。○親

利不親仁者。不親仁人以謀其道也。不克謂

欲殺季氏而不能去其疾。猶云除其害。多信

輕信也。惟好利。故言利者無不信也。溺從皆

深信之意。終極也。言晉之權固在趙氏。然簡

子必深信。信陽貨則禍敗皆陽貨致之。非一世

者。極好利之害。流毒無窮耳。○此章見家語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曰。

人臣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

之。武伯孟懿子之子。名彘。臣家臣叛離。叛謂

奔他國也。容寬宥之意。此概言叛主之罪

固天下所不寬宥者也。狀情形也。反還也。又

言揣此去之情形。必不索而自還。蓋當時其

臣必無故而去。故夫子因三旬果自歸。武伯

其事而揣其情形如此。

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

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

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

止。十日為旬。執者拘繫。以正其罪。無者無以

執為也。禮意謂情文兼盡也。除猶赦也。○

愚謂夫子嘗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

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按此

言天下所不容。叛主之罪。自無所追。又言禮

意不至。是以去子。乃專責其主而不責其臣。

蓋特因武伯而發也。孟子國人寇讎。○邱成

之喻。意亦類是。○此章見孔叢子。

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
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溲
過而弗辭。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
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
喜之難作。穀臣死之。還車而臨。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
其璧。郈音厚。鄉去聲。溲先結切。難臨並去聲。食音嗣。長上聲。○郈成子魯大夫。郈敬國之子。聘於晉。不載春秋。右宰執政之官。穀臣人名。亦作右宰穀璧。美玉。顧猶及也。反自

晉還也。侯何也。溲過重過也。寄托也。倍與背同。倍衛猶言離衛地。甯喜衛大夫。悼子也。惠子之子。按左傳。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惠子將卒。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襄公二十六年。與右宰穀同伐孫氏。不克。悼子復攻孫氏。克之。弑其君。剽而納獻公。此云穀臣死之者。蓋因伐孫氏。戰鬥而死也。臨哭也。至謂歸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魯異猶別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

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夫音扶。○微言而能喻其意。託財不專指璧。凡人所愛惜者。俱曰財。蓋當時穀臣亦第借璧以見意。而成子迎其妻子。反其璧。皆所以不負託也。愚謂仁智之道至大。成子何足以言之。夫子所以許之者。就其可以微謀。可以託財。亦仁智之一端耳。○此章見呂氏春秋。○景

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而

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嬰聞古之賢君

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

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乃令出裘發粟與飢

寒。被皮寄切。雨去聲。見賢遍切。出尺遂切。○

白者古之賢君以下。因言寒而類及之。君不知者專指天不寒而言。蓋謂天非不寒。君特

不知耳。出裘發粟乃感悟之速而施惠有其實也。孔子聞之曰：晏子

能明其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明其欲謂己所欲陳於君

者能明言之而無隱行其所善謂既善所言即能行之非徒面從而已所以歎美其君臣

之相得也。○此章見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

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

曰：酌寡人之樽進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

樽更之。范昭佯醉而起，謂大師曰：能為我調

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大師曰：冥臣不習。

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

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大師知之。更平

聲大音泰下同為去聲冥音苾○范昭音大也。夫士吉射也。酣樂酒也。樽飲器酌斟也。徹取也。更易也。佯詐也。大師樂官調者和其聲也。冥日無見之謂按大夫與燕饗於君有君賜

之爵無請君之樽者成周之樂天子之樂孔
非人臣所可舞者故曰試其君犯其禮也孔

子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

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大師其與

焉夫音扶樽俎至近千里至遠言即近知

害者能折挫之與助也大師亦相助有功也

見幾遂以卻敵如此○此章見晏子○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

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

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

為大夫喪皆如字衰七雷切經徒結切菅音

子父也麤謂三升布也衰喪服名斬者不緝

也苴麻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

曰經要曰帶杖以苴蒙竹為之言三者皆用

曰倚廬苦白茅凡此與儀禮士喪禮畧同家

老家臣之長當時所行喪禮士及大夫各有

不同晏子大夫也而行士禮故其家老非之

唯卿為大夫者林氏左傳註曰諸侯之制降

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禮耳曾子以

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

之是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遠孫辟

乎處世之宜。愚按父母之喪，自天子達，無大夫士之別。特當時勢難復古，而家老又非可與論禮之人。若直己以正時之失，徒自取咎而已。故孫辭以應家老，乃所謂義也。○和靖尹氏曰：君子持身不可變也。言則有時。○齊而不敢盡，以避禍也。○此章見晏子。

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

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夫

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旁人皆哀其絕，而

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東郭亥色戰曰：

我已矣，願子無言。夫音扶，造音阜。○東郭，齊公族，出自桓公，因所居以

為氏。亥，其名也。田氏，謂齊大夫田常，圖謀也。附，猶助也。圖大，則人憚，謂人畏罪則愈不附。

也。三十斤為鈞，絕斷也。造之者，猶言為此者。戰，恐貌。已止也。無言，謂無以欲攻為言。使田

氏聞之也。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

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易去

聲。○田氏專權於齊，有當攻之義，而東郭亥特非能攻之人耳。夫子言第當告以勢之難

易，而何至懼之者，蓋慮絕其欲。○晉文公將為義之心也。○此章見孔叢子。與楚人戰，問咎犯曰：楚眾我寡，奈何？咎犯對

曰：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

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詐偽之道，雖

今偷可，後將無復。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也。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曰。用其言。而賞後其身。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

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濮音卜。○文公晉君名重

耳。與楚戰。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咎犯。狐偃字。子犯。文公之舅。古借作咎。詐。詭譎也。君亦詐

之者。詭譎之術。寡可勝衆也。雍季。晉大夫。漁捕魚。偷可苟且。以為可無復者。不能復行也。

城濮。衛地。百世之利。謂守常之道。一時之務。謂權宜之計。西山真氏曰。狐偃。晉文以父師

事之者也。從。凶十九年。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於修身治國之道。蓋未嘗講也。

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

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難去聲。○德謂

有德之言。賞之而在上者。尊其賢。所以報其德也。不終始者。謂知其賢。而不能用其言也。

○愚按。夫子嘗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城濮之戰。執宛春。以激楚怒。其譎固甚。至於明乎百

世之利。其言似出於正。然知而不能。用蓋亦無非譎耳。夫子美其足以霸者。以見尊賢雖

不終始。而有益於國。已如此。○此章見呂氏春秋。○趙襄子使新穉

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

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于積。一朝

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于積。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

遠音詎。下去聲。夫音扶。下同。行施皆去聲。

○襄子晉大夫名無恤。新穉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狄同。春秋稱鮮虞是也。左人中。

人翟之二邑名。遽人郵卒也。謁告也。大謂汎。溢不過三日者消之速也。旋風曰飄驟。雨曰暴。日午日中皆頃刻之事。語本老子無所施。

於積者無積德積行施及於人。曰亾者恐極盛不能久處也。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昌盛也。憂其亾必慎。故昌喜其勝必驕。故

主。亾指有國家者言。以此憂亾之心守其勝。則勝而不驕。可常盛而不亾矣。福者昌之實。

後世後嗣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

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義。

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

來。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樂音洛。下同。又魚肺。

切。朝音潮。下同。○簡公鄭君名嘉。鐘鼓樂器。所以佐飲酒之樂者。任猶事也。又治也。亦理也。不又。不理內政未修也。不得志外釁未消也。入參入也。謂子無與聞寡人之事。寡人無與聞子之

事。蓋委國以聽之矣。無盜賊則禮義興。無餓人則家室足。西山真氏曰。子產以

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方其時內則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

不至國幾不可為矣。子產從容回幹，皆有孔
次第。蓋惟簡公委國以聽，故克治鄭如此。孔

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

好去聲。樂飲酒鐘鼓之樂。抱鐘而朝，甚言其好樂。簡公能用賢人，若此，雖好樂而亦不荒於政，所以可也。○此章見尸子。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

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

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

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

令平聲。為去聲。○叔嚮亦作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人謂賢人。詩：褰裳

篇之二章。為之詩者，為之賦詩也。惠愛也。洧

鄭水名。秦在鄭之北，荆在鄭之南，故曰近。異

心謂其賦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將事秦荆，既

有賢人，又有外援，故曰不可攻也。輟，止也。

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

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李迂仲曰：言治道莫強

於得人也。稱稱詩也。謂鄭得子產一稱詩而免攻，信如抑詩之所云也。○此章見呂氏春秋。

○晉人伐楚，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

時，晉不伐楚，及寡人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

-5 218 45 925" data-label="Text">

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

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

力。未可攻也。下其之下。去聲。下同。○大夫。楚

君名。旅。穆王之子。先君。指穆王也。前章。城濮

之戰。乃楚成王事。在穆王之前。辱謂若屈辱

其擊晉。謙辭也。三軍。周禮。凡制軍。孔子聞之

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

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方。術也。下士。指上

士者。乃僅於言辭之間。謙下於其臣。遂以卻

敵。誠霸者之術也。夫子謂其宜霸。可見下士

之為功大矣。與前章美晉文之霸。太旨相同

○此章見新序○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

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繁。扶

喪。去聲。○楚王按家語亦作楚共王。繁弱。忘

歸。弓矢名。施。弦於弓曰張。載者。以矢加弦也。

蛟。龍屬。兕。野牛。雲夢。澤名。楚有七澤。此其一

也。圃。澤之藪也。遺。弓即。在楚地。故曰。楚人得

之。言為同國之人。孔子聞之。曰。楚王仁義而

-5 220 45 925" data-label="Text">

所得。可不必求耳。未遂也。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仁義言其

置之勿問耳。先儒有言：王公其夫人而勿求，
不可不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
天下也。而一切勿恤其可乎？故學者惟善體
之，則可以得聖人微意之所在，而不流於異
端。齊物之說也。○
此章見公孫龍子

逸語卷之十

曹庭棟輯并註

州里第十九

此篇記聖人日用行事之實，凡二十二章。論語

鄉黨篇集註曰：聖人所謂道者，不離日用之間也。故夫子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又曰：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此篇義同。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

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二千五百家為

州二十五家為里，闕黨名。五百家為黨。按魯世家：湯公作茅闕門，此蓋其遺址。或曰：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在州里而居闕黨者，州有黨，黨有里耳。畋，取禽獸也。漁，捕魚也。漁所獲，自當計人而均分，乃於人之有父母者，所分得較多。事雖微，能推親親之意，以及人。

言惟聖人之孝有以化之也。○此章見新序。○孔子勁杓國門之

關而不以力聞。杓，甫遙切。○勁，力之強也。杓，

從上杓引之，故難也。或曰：左傳襄公十年，叔

梁紇挾偃陽縣門，疑卽此事，而誤作孔子。愚

按此記者，嘆美孔子尚德不尚力之意，亦謂

孔子之勁，可以杓國門之關，非必實有其事。

故曰：不以力聞，言有力而不。○文王嗜菖蒲

試可知矣。○此章見淮南子。○菖蒲，蒲類

之。菖，子胥切。類，烏割切。勝，平聲。○菖蒲，蒲類

通人之神明也。菖，同菖。酢，菜也。左傳：饗有昌

獸，卽菖蒲。菖，服習也。縮，蹙也。頰，鼻莖也。勝者，

習之熟也。此見聖人於飲食之微，不務肥甘

以悅口，亦取有益於身心，與不撤薑食，其旨

相同，且事必師古之意於此。亦。○魯城門久

可，見耳。○此章見呂氏春秋。○魯城門久

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行。左右曰：久矣。子曰：

惡其久也。惡，去聲。○木腐曰朽，欲頓，將傾墮

必遂頓，惡其久者，正惟恐其久，則或頓也。○

朱子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

卻去巖牆之下，立萬一覆壓，卻專言命不得，

人事盡處，便是命。○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惡，去聲。○盜

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

山之陰，蓋盜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來常過

之，既不宿，其地亦不飲其水，故記者志之曰：

然聖人不若是之迂也。蓋暮矣，可宿而猶可無宿，即不宿渴矣，可飲而猶可無飲，即不飲行所無事而自出於正，特在記者窺測之，則以為惡其名耳。然學者苟即說而推焉，亦足為慎微謹小之方。○子曰：受業身通者七也。○此章見尸子。

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有古通又。○通謂

唯通達義理，故所能皆非凡近也。按史記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至弟子列傳，則七十七人。司馬貞曰：家語亦七十七人。今本家語止七十六人，乃誤脫顏何一人也。至於家語史記，姓名相亂，或以形誤，或以聲誤，不可悉數。其尤不同者，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家語有陳亢、琴牢、縣亶，史記無之。又考文翁石室圖所載，則七十二人，而內有蘧瑗、林放、家語史記所無者，合而計之，得八十二人焉。然則夫子所稱七十七人者，蓋已無明證矣。○此章見史記。

○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七十子舉成數而言，肖似也。言以聖人為宗也。治者，治其事，精者，精其理。磨者，相切磨也。名譽，謂交為贊美，崇者，尊崇所學之道也。終，猶成也。言學思既盡，其功於一己，朋友名譽更收其益於同堂，如是而無閒斷，所以能成其德也。此記者嘆美七十子之能學聖人而述其用力之次序如此。○龜山楊氏曰：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為準。○此章見法言。

○子貢始

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

方知不及。

聖德之大。渾然無可名之迹。子貢有聰明特達之才。故初若勝之。乃

漸進而漸覺其不及。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按論語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蓋愈學而愈知其終不可及矣。○此章見劉子。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槩

枯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

多頑鈍。

槩。枯音義。並見第十七篇。砥音紙。○東郭氏子惠名。疑齊人。雜謂人品不一。枉。曲木也。砥。礪皆磨石。砥。細礪。麤。夫子聞之曰。吾修道以俟

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修道修諸己。俟待也。謂非有所強於

天下也。止。拒也。來而願學者。既非強其至。亦不拒其來。惟不拒則來者多。人品所以不一也。蓋聖人不敢以槩枯良醫砥礪自居。故曰

俟。曰。不止。皆自謙之辭。○此章見孔子正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

曰。吾觀孔仲尼。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

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語去聲。強如字。○按

夫子適周。時年三十四。周敬王之二年也。萇弘。資中人。周大夫。劉文公。亦周大夫。名卷。字

伯。蚤。洽。周徧也。猶博也。強者。智慮有餘之意。興。謂崛起而有為於世也。

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

安施。萇弘曰。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

○

亦正其統紀而已矣。

弛音始。喪去聲。○言周室衰微，諸侯惟以力相

爭。孔子既無其位，雖有聖人之德，亦將何所設施乎？或者不敢直言時之失也。弛廢也。正猶定也。大綱曰：統細目曰：紀。指禮樂言。謂時固不可為。天生孔子，亦第定禮樂之制，使文武之道不至弛墜而止。既而夫子聞之曰：吾

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好去聲。○夫子不敢以正禮樂自居而又

不得以此自謝言亦好禮樂者辭愈。○孔子謙而意愈切矣。○此章見孔叢子。

始用於魯。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至十四

也。都宰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

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驚烏鷄切。麇莫

兮切。鞞，彼義切。○驚，古通翳。隱也。翳，誦猶云。隱，諷麇鹿子皮可為裘。鞞，劔鞘。投棄也。郵與

尤同。謂投棄孔子無罪尤也。行右行左，男女有別也。長樂陳氏禮記解曰：男尚左，女尚右。

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舉取也。聖人為治，所謂三年有成，自有

實效。即一二端而其餘可知矣。○此章見呂氏春秋。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

怨。斷音鍛。屯支君切。○屯難也。屯屯難之又難。不敢輕斷與眾共者，使是非合乎眾心。

而後斷不敢獨行己意也。死者大辟。○子鈞生者，鞭扑之類。○此章見春秋繁露。

於沂。季孫過其車，從者叱焉。魯人曰：此孔丘

也。從者曰。吾知之。以魯國之衆。辱一士。奚足道哉。及孔子爲魯司寇。從者與魯人鬪。季孫捕從者。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相率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也。既而從者死。從去聲。叱音七。道去聲。見賢遍切。爲從之爲去聲。○沂水名。在魯雩門外。從者卒隸之屬。叱大聲怒訶也。捕逃而討獲也。桎梏子曰。吾聞訟之窒者。折於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窒實也。言情真而罪實也。天刑猶冥誅言不待鞠訊而死也。君子之幸者無心而偶值之謂成定也。小人之幸者有意以冀望之謂愚按

當時從者蓋罪實應死。則死正適當其罪。在聖人初無所容心。故曰君子之幸。所以自明其大公無我也。若夫從者罪未定而桎梏。魯人輒相率觀政。是先意其必死。以快一時之私忿。故曰小人之幸。所以深譏魯人之蓄怨也。○此章見外史。○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操去聲。○史記孔子爲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諫謂諫魯君欲諫不得者。魯君聽桓子之言而受女樂。知諫之不行也。龜山在魯東境。詩奄有龜蒙。卽此操。詩歌之別名。劉氏別錄云。君子以雅琴致思。其道閉塞。悲愁而作。曰予欲望者。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兮歌之曳聲。言

不盡意之辭。柯斧柄取喻龜山者。以季氏之權重且大也。故言子無開導之力。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愚謂聖人時當用魯。既度諫之不行。豈忍坐視其失。曰奈龜山何者。蓋去魯之志已見乎辭矣。○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

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奮戟將下。○簡子

說苑作匡簡子。似謂狀貌相類。帶結束也。甲戎服。戟兵器。將下者。將以戟加之也。按史記

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於是圍之。簡子蓋匡人耳。此孔子去衛將適陳而過匡也。

子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

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

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夫音

去聲。下同。○寡裕猶不足。謂其涵養無素也。命。天命既盡。自反之道。忽來意外之加。是非

人所能為。則亦聽之。天命而已。蓋以釋子路之忿耳。又曰。我歌。子和。聖人氣象從容。當患

難而處若平。子路歌。夫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時固如此。終歌之終也。三終者。互相歌和。歌者三而和者三也。○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

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乃率眾圍之。孔

子和琴而歌。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轍環。○孔子轍環

於河澣而弗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

其辭曰。河水之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環音還。澣音虎。操去聲。夫音扶。○轍車迹。環者。車輪回繞也。澣水涯也。濟渡也。洋洋盛大

卷十

貌委之於命者不欲明言不濟之意也。○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簡子殺竇鳴犢舜華二大夫於是遂反乎衛。愚按是固義所不當就而不就也。而夫子以命自處者特不欲明責簡子耳。論語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朱子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此與前章言命意同。○此章見子

○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

因宰予以遺孔子焉。

使遺並去聲。○使為夫子使昭王名軫安車若

今小車一馬坐乘也象飾以象骨飾之遺贈也。宰子曰夫子無以此

為也。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德尚義。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

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故臣知夫

子之無用此車也。

從離好並去聲。積子賜切樂音洛治去聲。○道德仁

義錯舉以言之。素常也。清素澹泊之常也。儉節制也。此申言無以此為之意。不以為積者仕非為祿也。退無吝心者。可去則去也。樂其治者。樂乎道濟天下也。樂其身者。抱道自得也。謂夫子之為人固如此。復宰予歸以告夫

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

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淡則配

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

配天不可及。配海不可測。行事之實

謂顯而可見者。夫子正恐當時之君疑其德之高。淡而莫能用。故以予之言。何如為問。蓋是之也。乃子貢以配天。配海為言。雖其智足。以知聖。然非夫子所以發問之意矣。子

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

華。不若予之實也。夫音扶。舍上聲。○貴實者。泛指立言之道。稱述也。謂

凡立言者。惟貴乎實。則足以取信於人。况舍實更何所稱述乎。是指上文而言。華者。雖美

而近於虛。實則人共見之。斯人共信之。故曰賜不若予也。○愚按。宰我列言語之科。而夫

子許之者。不過取其言之實。如子貢之聰明才辨。猶以為不若。然則學者之立言。亦可知

所貴矣。○此章見孔子自蔡如葉。楚昭王使人

嘗食藜羹不糝。食音嗣。糝桑感切。○按史記孔子自蔡如葉。楚昭王使人

聘孔子。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窮於陳蔡之間。嘗。口味之也。食。飯也。藜羹。菜羹。以米和羹。曰糝。子貢入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子曰。是何

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

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

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省。悉井切。難。去聲。○子貢所謂窮者。遇耳

故。夫子言窮。通在道。而不在遇也。抱。道遭

患者。不枉道以徇世。其所者。猶云當得如此。疚。病也。不疚於道者。不窮於道也。不失其德

者。不憂遇之窮也。天寒至而松柏茂。即論語後凋之意。○此章見呂氏春秋。○孔

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

黍。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飯扶晚切。御坐猶

侍坐。黍禾屬而黏者。飯食也。雪者治之使潔。淨也。爾雅桃曰膽之。邢昺疏云。桃多毛。拭治

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羅願爾雅翼云。雪桃用黍以黍黏去桃毛耳。仲尼對曰。

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

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

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

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夫音扶。長上聲。

盛平聲。蓏郎果切。先於之先去聲。○五穀。麻黍稷麥豆。盛者陳於器中。以供祭祀之名。木

實曰果。草實曰蓏。有六。謂瓜桃棗李楸梨也。妨害也。聖人即小節以明大義。其不輕徇俗

如此。○此章見韓非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

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藁。夏居密

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

是良醫也。葛古通。蓋饋音餽。○視審病也。葛

為陽氣發越之時。故於所居掩其藁。以養陽

之生氣。密蔽也。陽謂日光也。密陽所以遠暑。

秋風肅殺。故避之。對火曰煬。不煬所以滋陰

氣。饋。匱通。猶盡也。不饋者不盡其量。不醉者

不及於亂。皆適可而止也。良醫謂居處飲食

編案此為千古第一卷
生訣

矣。○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答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程子之言。其有合此章之意與。○此章見公孫尼子。○孔子

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先去聲。齊側皆切。○卜占

也。曲禮曰。龜為卜。筮為筮。何休曰。卜為龜著之通名也。待猶緩也。蓋不直斥之也。先者先

長。若齊若祭。言其慎也。卜之久。謂無所用卜矣。與論語子路請禱章義同。○此章見莊子

逸篇。○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比必二切。○商瞿孔子弟子。瞿卜謂占易也。期日中謂病之不起。其期恐

在日中耳。凡有文字者。皆曰書。比及也。何事

謂書之當學。病之當死。兩無妨害也。按記曰。孔子寢疾七日而沒。夫寢疾非學之時。聖人

豈有意為之。特一時偶有所觸。故曰取書來。不同於平時之講習可知。而其從容之致。與

好學之心。亦可想見矣。○和靖尹氏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

乃已。○此章見論衡

志在第二十

前十九篇皆以類相從。然聖人之道廣矣。大矣。豈條目所可盡。故此篇以雜論終之。凡二十二章。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孔子所作。志在者。春秋

為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王者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也。經常

道也。孝經亦孔子所作。曰行在者。孝為百行之本。人人所當行。亦人人所能行。不第志而

已故直言行在也。○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六

指易書詩禮樂春秋今稱六經古稱六藝一

者貫通之意言六藝皆明理之書其於治已

也。○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而六經就自

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又曰讀書只就

一直道理看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

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子曰

路徑可見別無曉崎。○此章見史記。○子曰

帝者諦也。諦丁計切。○諦審視也。周覽四方

如此所以勉為君者欲法古以為治當。○子

顧名而思其義也。○此章見後漢書。○子

曰一貫三為王。此夫子釋造字之義也。三者

三畫而貫其中乃一人而取天地與人參也。

而參焉非王者其孰能之故謂之王。○李陽

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象。○子曰天子

王者則天之義。○此章見說文。○子曰天子

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

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人者稱王。感天地者

洞八方者著於百姓言天子之德所關非小

也。化謂德化合無間也。神者神明不測之謂

皇大也。德合天地者如堯之巍巍蕩蕩是也。

仁義亦謂德也。合人者如湯武之征誅是也。

○程子孟子註曰非聖人以上又有一等神

人愚按理得於心之謂德德至無可名處便

是化故德合天地即是化合神非帝不及皇

也。若夫王之德則有仁義之可指不能不遜

於皇與帝矣。至於感天地洞八方則稱皇稱

帝稱王固無不同也。○此章見帝王世紀。稱

○子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

逸語

霸不先正尚武力。

先猶尚也。義指見諸事而

然篤恭而天下平之意尚仁義者脩諸己而

見諸事務求其理之當也尚武力者惟務以

力服人而已此聖人明治道之不同亦以

慨世運之有升降爾○此章見當家語

子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昭昭者明者著之甚也天之覆幬無所不徧其光之

著明亦無微不至也此聖人警人以無愧屋漏之意○周子

曰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此章見春秋緯

○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

必報有德禍亦如之。

詩逸詩皇皇盛大也帝

主宰為帝忒差也報者報以福必報有德明

其不忒之意此詩辭也聖人言由詩辭以觀

則知為惡者天必禍之亦如有德者天必福

之固理之必然也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義同○新安陳

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理

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愚謂聖人

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

凡徵諸事物而

變曰怪思刑猶懷刑諱名者諱言怪也蓋思

刑於未至則謹慎以自省而患可弭故曰智

諱名於目前則苟且以天道無親可為祇畏

自安而禍終及故曰愚

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言天之於人非有厚薄

故變怪之徵亦智者愚者所皆有耳祇敬也

言天道如是所當預為盡敬盡畏也蓋見變

思刑猶後耳况於覩怪諱名不亦諱之無益

乎夫子示以祇畏欲人預杜變怪於

未見未覩之先也○此章見後漢書

○子曰。

物老則羣精依之。皆能為怪。因衰而至。物凡屬五行之物。老歷年久也。精者天地之氣。曰羣精。蓋雜而不純。非正氣耳。依附也。為怪附其中。而為變怪之徵也。衰者人心懦怯也。愚謂闇昧之私。陰之柔也。正大之理。陽之剛也。理不足。以勝私。則陰盛陽衰。而中情懦怯。不正之氣。遂得乘其閒。而為變怪以惑之。是以君子貴明理也。○此

○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章見按神記。

曰何謂不吉乎。子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吉乎。賁音臂。又釋文引傅氏云。古斑字。夫音扶。○賁周易卦名。雜卦傳云。賁無色也。鄭氏曰。變也。文飾貌。蓋色之雜而不純者。夫子言白而可謂之白。黑而可謂之黑。賁則非白非黑。何吉之有。以其色之非正也。愚按。夫子之卜。蓋志在行道。而乃得此不正之

占。知其道之終晦。故曰不吉。○此章見呂氏春秋。

○子路問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橐苳。可以得數。何必著龜。

膊伯各切。萑胡官切。苳莫報切。○膊脅也。兆猶象也。葦長曰萑。橐枯也。苳水中草。古有以牛骨卜。篋竹卜者。疑卽此類。

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

當問耆舊也。夫音扶。耆渠宜切。○耆老也。舊久也。著為耆者。博物志曰。著干歲而三百莖。其本已老。是也。龜為舊者。洪範五行傳曰。龜壽久。故知吉凶。是也。疑以狐言。狐性多疑。故也。耆舊老成之稱。言卜筮之用。耆龜者。猶之欲明所疑之事。當問老成之人也。○愚謂卜筮之道。雖聖人亦所不廢。然所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龜。○愚謂卜筮之道。雖聖人亦所不廢。然所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謂脩之吉。而悖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故夫子論著龜而借喻於耆舊欲人因名以審其義而知名明脩悖即可以定吉凶蓋亦不徒尚占矣○此章見論衡○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

曰狐鄉邱而死吾其首禾乎鄉首並去聲○禾嘉穀之總名

三變者自苗而秀而實也滔滔說文曰水漫漫大貌滔滔然者禾之遍野如水之漫漫也鄉

對也記曰狐死正丘首首亦鄉也邱為狐所窟藏之地生而樂於此則死亦必正而鄉之

不背其所生之本也禾既實則穗垂向根亦不念本之意此夫子於歷聘往來之際自春

徂秋見禾三變因有感而言狐死猶鄉邱吾其何所首將同於禾之向根乎蓋與思歸魯

故發此歎○此章見淮南子○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

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音閭○斷斷顏師古曰分辨之意洙泗二水名按

水經洙水出泰山入於泗皆屬魯境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有分辨蓋謂尊卑長幼之

道猶不至於亂也當時三桓僭竊其亂已極夫子嘉與民情正所以深歎魯衰之甚耳○

徐廣曰斷斷東州語也或曰子曰禮失而鬪爭之貌○此章見史記○子曰禮失而

求諸野失猶亾也言古禮亾失有士大夫所不能行者而訪諸草野猶存遺意蓋

歎當時不行古禮而思有以正之故發此○此章見漢書○孟武伯問曰

同寮有服乎寮小牕也楊慎曰同官為寮亦指齋署同牕之義服喪服也

子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昔者號叔閔天大

顛散宜生南宮适五官同寮比德以贊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

理者行之也。大音泰。散素直切。比比必二切。為

德猶言同心。達通也。禮以義起。有相友之義。則有可服之禮。因義而通其理也。○或問朱

子曰。服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愚謂服

不及友。蓋交情有淺深。亦正是難處。若論其服。當與兄弟等。故曰。古者見今之難行。曰。達

理者。見行之在人。變通無定制也。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陳

氏集說曰。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然則朋友之有服。亦可以義斷矣。鄭氏通志云。

漢戴德曰。朋友有同道之恩。○子曰。不通於加麻三月。○此章見孔叢子。

論者難與言治。通變通也。治者治民之道。蓋能因時制宜。而為成說所拘者。其難與之言。治民之道也。○程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

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又曰。天下事。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此章見鹽鐵論。

子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求。指國家求人而言。門。猶家也。謂能孝於親之人。其所以教於家者。事君之道已寓焉。故求忠臣者。必於此也。○愚按

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故在上者。必於此求之。然則學者。欲出而圖君。○與璠魯亦當知所本矣。○此章見孝經緯。

之寶玉也。子曰。美哉璠。遠而望之。煥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與璠音義

並見第三篇。○煥。光之著也。瑟。質之堅也。理。說文曰。治玉也。言一則因其治之極精。故遠望其光。煥若如此。孚。實也。記曰。孚。尹。旁達。是也。言一則因其中之至實。故近視其質。瑟若

也。言一則因其中之至實。故近視其質。瑟若

也。言一則因其中之至實。故近視其質。瑟若

也。言一則因其中之至實。故近視其質。瑟若

如此聖人歎璵璠之美亦謂成德之士有其質兼有其學所以為美耳○此章見逸論語

○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鑑照察也水流動則光不足以鑑物

謂人不鑑則妍醜不自知鑑則了然於心亦

以靜而生明矣故言唯其靜而明能明乎衆

所不自明者而使之皆明也○周子曰聖人

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解曰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

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意同○此章見莊子○

子貢問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

也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夫

扶○大徧與猶云博施諸生謂凡動植

之生物無為者羣資其利而不見其功

其流

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音据

下溼地裾直也拘曲也流本潤下而或

直或曲又必循乎地勢自然之條理也

其洗乎不涸盡似道洗音晃涸音骨○洗洗水

-5 220 50 930" data-label="Text">

其來而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于

無窮也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于

刃之谷不懼似勇嚮響同○決開也決行者

之疾也言決其防而行之而其應之疾若

嚮之應聲也八尺曰刃不懼無濡滯也

量必平似法主注同○主者注於坎中量受

其平也法者法度

盈不求槩似正盈滿也槩

蓋法必權其平也

淖約微達似察淖音

也正者正己無求之意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5 220 45 930" data-label="Text">

也

淖約柔弱貌。微達者無以出以入以就鮮絜。微不入也。故曰似察。

似善化。物出入於水則必至於鮮絜。如善於教化者化惡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

而至於美也。見大水必觀焉。折曲也。言曲折萬變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之不可奪也。

愚按此章可見理之在天地。隨物皆寓。聖人即物觀理。舉一物而理無不備。如此是以大

學之教格物為先。蓋物格則理窮。即此觀水一端而可知矣。此章見荀子。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仁疑當作人。紳大帶。委衣也。如左傳弁冕端委。杜氏註曰。端委禮衣也。章甫禮冠。言所以制此服而人服之者。其果有益否乎。

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

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音咨。衰七雷切。葷許君切。蹴然愁貌。號何也。謂何以為此言也。齊衰喪服。苴杖義見第

十。八篇。白與黑為黼。黼作斧形。刺於上。服之衣者。黑與青為黻。黻如兩弓相背。刺於下。服之裳者。此祭服也。尚書孔傳作黻。如兩己相背。蓋傳寫之譌。茹食也。葷蔥韭屬。禮祭致齊不茹葷。言服此服者。即盡此服之禮。先王制

服所以防範乎人。使不得越其非無益可知矣。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

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好去聲。長上聲。知而推言之。肆商賈貿易處。市貿易也。言好居肆者必不甘守貨財之耗折。蓋市弗能為廉

卷十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亦業使然也。故長厚之人不爲貿易之事。慮其近於貪耳。竊者私自揣度之。謂言凡事必揣度。其有益與無益。而決其所爲。君子所以有過人之識也。○愚按此章夫子雖以告哀公。然意在所爲之不可不慎。亦通上下而言。學者苟能卽此而深思之。其於日用事爲之閒。孰爲有益。孰爲無益。不可懼然以悟。而決所趨向哉。○此章見荀子。

